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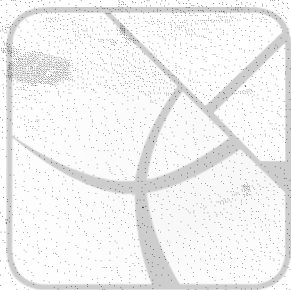
# 哀思集

风沙雁

中外翻译书业社

# 哀思集

风沙雁



中外翻譯書業社

哀  
思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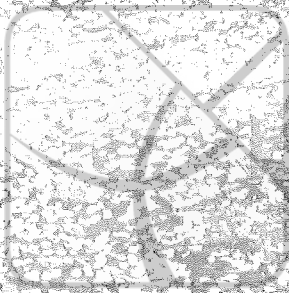


风  
沙  
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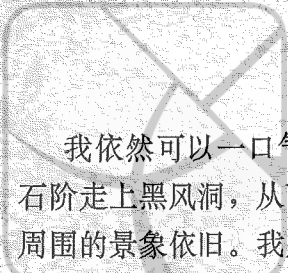
出版  中外翻译书业社  
发行  Translation & Publishers  
231 Bain Street #02-17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印刷  South East Printing Pte Ltd  
书号  981-00-5278-2  
定价  九元  
日期  九三年十二月

# 记亡妻

——康葆梅



# 携着记忆走天涯



我依然可以一口气踩遍二百多级石阶走上黑风洞，从高丘上看下来，周围的景象依旧。我身边多了三位幼稚无法理解我心头的种种感触与理想的孩子，但我手上却只能携着与你共摄的照片，让你也再看一看这高丘上的风采。我是绝对唯物的，我不相信人死了会有灵魂存在，但我还是得携着你的照片，连同我对你的一连串美好的记忆走天涯。

此刻我在听着从你的好同学处借来的二胡演奏的悲伤乐曲，没有人相信你这么年轻就离开我们而去，大家

都哭了，我却没当众哭。你知道我景仰柔情似水，而又刚毅如钢的男性，我还得带着三名孩子走我的路。我的悲伤埋在二胡与小提琴的最哀伤的乐曲里，我的眼泪暗暗在异乡的旅馆中觉泻流。我的悲伤是含蓄的，它是我的余生的背景音乐，我的生命主题仍旧是追求美，追求不断地自我实现。生命的意义在不断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给我们周围的人予温暖与需求。我最大的哀伤是你再也无法分享我提高精神生命的每一个层次的意境。纵然我还有另一个二十一年的生命，我将到何处去寻一个像你那么顺从我的想法的伴侣？我的哀伤是无穷无尽的，我现在重读苏东坡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词句，我才深深体会到每一篇感人的作品都是用血泪换来的。

我的忧伤是无法挥去的，如果这样忧伤下去，我相信我只有十年的生命。我了解活着的意义，为了孩子，为了我周围的人，自然也为了你，我得坚强地活下去，正如我在升旗山乘缆车那样缓慢然而坚决地攀登高峰。升旗山的景色没有变，如果你来了，你的风采也不会变。因为你没来，我只好端详二十一年前与你合照的新婚照，稚气而纯真，姣好而吸引人。你生平最怕老，你竟因此而选择在最丰满的时刻离开我吗？

我的忧伤是挥不去的。如果躺在蔡厝港坟场的是我，我真不能想像你的忧伤是何等沉重，我有时竟因此减少我的哀伤。我知道有一天我们总会分手，这是生命的必然，先走的那位留给后走者的哀痛是无穷无尽的雾，这雾是沉重而又是厚大的，它是会窒息人的。我知道你那么娇柔的身躯是承受不起的，那就由我来承受好了。

回顾过去，我的感情历程是曲折不平的，千疮百孔的。我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我的生命充满着回忆的色彩，我的故事我都告诉过你。上苍为何这么忍心这样折磨我呢？高阳说白居易也是四十九岁丧妻。白居易共写了十几首诗怀念故妻。你的遗物我都保留着，你一生仅有的几篇文章我会编入我的作品集里去。

一位你也认识的女文友送来一幅画，它将长随你身边，她的慰问信的每一个字都教我流泪，我把信保

留着，我不敢再读一遍。人最怕回忆，但我此次带着三个孩子重走二十一年前你我走过的西马的道路时，许多教我回忆的事物都一再重现。记得南下北上我们两次在怡保福临门餐厅吃河粉的情形吗？二十一年后，携着记忆与照片，我与孩子们也两次在福临门吃河粉。

一个下着潇潇细雨的星期天下午，我喝着闷酒，一股哀愁袭来，我竟想起十多年前我们在东京生活过的那一段日子的情景来了。寒风敲窗，白雪纷飘，我们灯下细谈未来的理想的美好。连带着我想起我们在冷风飒飒中共同到新宿御苑观赏梅花绽放，我们共同撑伞在春雨绵绵中到上野品赏樱花，我们携手在深秋的冷风中看黄叶飘落，这一切都成了记忆，永恒凝固在我的生命史里。

我们的二十一年是由一串串的记忆编织的，每一片记忆都那么结实而丰富。我原本想我们应有另一个二十一年，那将是在江南小镇编织的。在杏花春雨江南中，我们白发苍苍在船舱中听雨，或泛舟漓江，或漫步鼓浪屿。我是充满想像力的，我是不断在创造前景的。你竟然在我的构想尚未完成时走了，我将与谁分享这构想呢？

我的哀伤是深沉的。它深沉，因为我们之间有太多记忆。这记忆像鱼鳞，一片片挨次黏贴着。有人若要将它剥去，每一片对我都是刺心的痛。我的一位我至

今还怀念她的女同学，说我的一生在追求一种美，这是相当具有概括力的说法。我认为宗教使生命净化，哲学使生命哲理化，科学使生命系统化，文学却使生命浪漫化。我是以文学来融化我的生命的，我因此追求美。但你是知道的，我的文学美是充满着理性的，我的感情是异常丰富的，但你在时，我的感情线是全面封锁的。我因此对苏曼殊的“赠卿一钵相思泪，恨不相逢未剃时”有深切的体会。

你是有文学才华的，但你与我共同生活时，你却将文学才华藏起来。你把每一分每一秒都献给这个家，为了孩子，为了我，你几乎什么理想都抛弃了。你后来学中医，却把医学知识用来作为家庭保健的参考。我不懂在别人的词典里，无私的定义是什么，在我的理解中，你就是无私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因为你，我对此对联的内涵有深刻的理解。

我会携着我对你的记忆走天涯，我对这时代与这民族有我个人的看法。我的余生将是寂寞的，但也将是丰富多彩的。因为你的离去，我将更珍惜我的生命。我是寂寞的，但寂寞有时是成功的要素，何况我所选择的人生道路本身就是寂寞的。我是寂寞的，但携着对你的回忆，我的生活将会显得有色彩。如果黄泉有路，在前进时，你不应忘掉我。我的生命终结时，我的礼物将是丰厚的，我自信着。

# 目 录

晚来风雨骤能饮一杯否? 5	晨 雨 38
诗词意境高超深博 8	海滨落日情 40
雨后薄暮里的宁静 11	为人间留下一点美 43
童年人物勾勒 14	独 处 46
我在赶路 18	小品二题 49
执着热爱土地的人 21	没有红叶的秋天 51
夜雨蛙鸣 24	这算不算爱情 54
被牵引着的水 27	沉重的记忆 57
树的意境 29	离开故土的树 60
湖中涟漪 31	一草一木皆吾友 63
令我惋惜的情影 33	化刹那欢乐为永恒美 66
闲 坐 35	情 思 70

- |                   |                      |
|-------------------|----------------------|
| 心造意境<br>73        | 前瞻断崖层层 后顾奇石累累<br>107 |
| 十颗种子<br>76        | 那段教人神往的日子<br>110     |
| 绚丽的飞翔<br>79       | 八百多年的温暖<br>114       |
| 善游的鱼<br>82        | 追踪迹 找道路<br>117       |
| 无为的艺术<br>85       | 桂林之忆<br>120          |
| 淡淡阳光<br>88        | 一声鸟啼<br>122          |
| 朦胧意境<br>90        | 野胡姬<br>124           |
| 浓茶不消残酒<br>92      | 诗 境<br>126           |
| 漫步江边吟古诗<br>93     | 局部美<br>128           |
| 枫叶秋情<br>94        | 衣着与市容<br>130         |
| 众鸟高飞尽 孤云独去闲<br>97 | 那个黄昏<br>132          |
| 让洪荒洪荒下去<br>102    | 脏兮兮的桂林街道<br>134      |
| 背着历史走天涯<br>105    | 漓江胜景<br>136          |

野趣  
138

闲花  
140

野火  
142

鸟鸣  
144

恬静  
146

心醉的云  
148

气质  
149

天涯何处无乡音  
150

迪斯尼乐园的惆怅  
152

寂落的渔人码头  
154

给好友  
156

拉斯维加斯的情调  
158

心情平淡  
160

龟咯行漫思  
162

附编一——爱妻康葆梅  
遗作

我不是广岛人  
166

昨夜雪飘时  
177

我所看到的她们  
181

金木犀  
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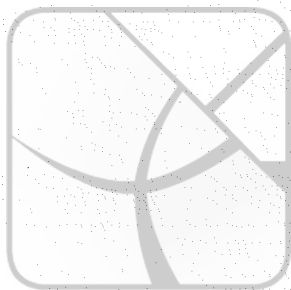
梅花树  
191

附编二——哀悼诗

悼师母·慰恩师 陈丽芳  
197

白菊 田思  
198

后记  
199



## 晚来风雨骤能饮一杯否？

修补好了那根牙齿步出牙医室时，阴霾的天竟下起倾盆大雨来，看来雨是不可能立即停止的，就近地走进一间咖啡店，叫了杯茶乌啜着。往外一看，雨越发下得大。这一带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但在外国五年，回来后也一年了，都不曾再来这儿，现在在大雨中环顾周遭，才发现花草树木都长得比以前繁盛迷人，那个小贩中心，也重建得美仑美奂，真要兴叹我们的物质建设快速得惊人。

边啜着茶，边眺着开在马路上的雨花，先是颇觉得赤道雨景的迷人，但渐渐地又发觉这种倾盆大雨，却是缺乏温带缠绵的雨滋润万物的那一种含蓄美的。要在东京，这黄昏时刻若下着雨，就是淅淅沥沥的，与远山衔着的夕阳相

映成趣，把原本就朦胧的黄昏景象，更披上一层薄薄的纱。但赤道的骤雨狂风，竟是大豆般地噼噼啪啪地落着，把树叶打得狼狈之极，狂风又是毫无忌肆地把雨花扫乱，又把树桠吹得左横右斜，实在粗鲁之至。

这样地把这不耐看的黄昏雨注视了好一会，我就全神贯注于手上的那份明日报章的副刊上去。在眼神离开报章而略为休息时，我就略略扫过咖啡店内其他顾客的神情。坐在我右边的是位中年汉，他桌上赫然整整齐齐排了三根黑啤酒空瓶，现在正在开始第四瓶，一条一公多斤重的清蒸石斑鱼，他已吃得七七八八了。他神色相当舒畅，看来要不是昨天在马场颇有斩获，也是中“四字”发了一笔小财。在我左边的是一对青年，一个约莫近四十岁，另一个大约只有卅来岁，两人身材都高瘦，桌上已平平稳稳放了六根青岛啤酒的空瓶，一碟卤鸭已吃得只剩下一小块鸭屁股，碟子旁边还放了好多碗碗碟碟的，看来这两个家伙已呆坐在这儿好几小时了。他们神情凝重，似乎在谈商些重要的计划，由于距离得远，我实在无从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在我前面的一桌，竟坐了十多人，看样子都是附近工地上干建筑的，因为下雨，就近溜进这咖啡店来畅饮，满桌子也已堆满廿多根啤酒空瓶。

我看着看着这三桌顾客，起初有点纳罕，但深一层仔细想想，也就恍然大悟了。在这周遭尽是现代化的建筑物群中，又是雨天，既无弦歌好曲可解闷，又无高雅

艺术可消闲，不寄情于杜康，将何以解脱呢？这么一推想，我也颓然放下了报纸，要了两瓶青岛。爽然灌下两大杯后，竟有点嗒然若失，但再往外一看，雨依然下着紧，只是情调似乎有点诗意了。在喝下两瓶青岛后，我竟然下这么一个结论：这毕竟是个醉生梦死的时代，什么民族文化，仁义道德，都是教人关心不得的事。像此刻的我，以半醉的眼，看雨中景色，不是完美无缺吗？这么一想，我又要了两根青岛。人生毕竟短促，与其苦口婆心劝导别人爱护母族文化，有时不妨冷眼看他们去摒弃自己民族的文化精华，这不更逍遥吗？你说我消极，我却认为这是解脱，像此刻，这黄昏的赤道雨，在我半醉的眼中，却比东京的温带的缠绵黄昏雨更有情调呢！你说我们不该醉吗？我若不醉，就只会唠叨赤道黄昏雨的缺乏情调，我一半醉，赤道的黄昏雨却充满诗情画意，你说我不该像众人一样醉吗？

8.3.1982

## 诗词意境高超深博

张玲麟(钟情)目前在南洋商报礼堂谈学画心得时曾说，她作画从小说与诗中吸取养分。钟情还形容影圈生活，外表虚荣，但内心却无比空虚，她当年踏入影圈，实因母病，无奈为之的。香港女星而又能作画的，好像只有顾媚与钟情，她们无疑都是才女。从钟情的谈话看来，她已俨然能把中国诗词的意境，融会贯通于她的画中，且在意境的营造上，大大突破传统中国画的境界。

但我想说的是，学华文而不读中国诗词，是人生最大的损失。中国诗词意境的高超深博，可说是三大因素造成的。中国文字方块字，又是单字单音，在排列上占了很大的便宜，因此除了传统的五、七言律绝外，还有新诗中的豆干诗。不过，这不是中国诗词感人的地

方。中国文字的略具模棱特质，并由此特质所形成的朦胧美，才是读者在欣赏中国诗词时，能加入自己的想象，以补充诗词中意境暧昧处的美妙所在。

中国诗词是中国文学体裁中最突出的另一原因是，中国文人一向来都视诗为正统文学体裁，因此历代文人都倾全力去做诗。诗既是文人全力以赴的体裁，中国文学的精髓，可说大半是蕴藏在诗中了，这是中国诗感人的另一原因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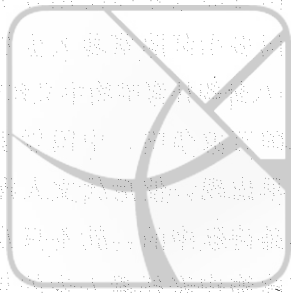
不过，更教中国诗耐人寻味的地方是中国哲学发源很早，因此中国诗词多少都隐藏着人生哲理。中国在商周时代，阴阳五行，八卦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早已萌芽，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国哲学思想大体已齐备。哲学思想家的早出现，使后代文人深受其影响，表现在诗文中，尤其是诗歌中的，就不只是对大自然或事物的讴歌，而是在咏物中寄托着人生的哲理，或为出世的逍遥或为入世的积极，都空灵轻逸，堪足玩味。

当然，汉赋的堆砌词藻，铺陈事物，为文造情，是中国诗坛衰败的一种现象，但为时虽久，影响却不大。宋诗的走入理学困境，致使宋诗理不胜辞，淡乎寡味，也是中国诗弊病所在。不过宋诗的改革却由宋词来完成。因此总的来说，中国诗词还是文学的瑰宝中的瑰宝。

中国文学，尤其是诗词，一方面蕴藏着人生哲理，一方面却又把中国山川景物蒙上既空灵又朦胧的色彩，这两种特质，既给读中国诗词的人予欣赏大自然的审美

观，又给学中国画的人予丰富画面境界的灵感。任何学华文或画中国画的人，如果不去涉猎诗词，那种损失就如某些洋人进中国餐馆只懂得吃杂碎一样教人惋惜。

16.12.1982



## 雨后薄暮里的宁静

中午下过一阵倾盆大雨，这雨后的黄昏显得特别凉快。野草绿得拧得出水来似的，一点都不像是赤道的，倒像是初春三月的野草那么幼嫩和丰腴。树叶凝着水珠，光滑似水晶球。粉红的含羞草的小花，有些掉落了，还撑着的就特别醒目，在绿绿的草丛中。一切远去的童年生活中的片段，在此情景下都似乎可寻觅到。然而我不愿意生活在过往的记忆里，对将来的远景，我也不敢有着奢望。要有雨后的黄昏，又能悠闲在这宁静的道上走着，我算是幸福的了，我要抓紧的是现在。

大沟渠流着的雨水微泛浅红，几个沟岸的出口奔流着的水俨然是小瀑布，有一处的沟面居然还长出一小丛野花，待仔细一看，才发觉是一束人家丢弃的

塑胶花。雨后特有的氤氲笼罩着高耸的组屋，组屋的灯光又为氤氲描出一层朦胧，这样的薄暮也真有几分清调。

我悠然地走着，有一只狗在我的面前踌躇，我不知道它在那儿干什么。美丽的黄昏，它是不会欣赏的，这儿也没有骨头可给它咬。我提防着，童年时和朋友摸黑走乡间小路去看街戏，我有被狗追逐的经验。在异乡的雪夜，也有狗吠过我。我提防地走过它的身边，它只汪汪对我吠了几声，我只知道我一无所有，它的吠声应该只是警告。

我真的一无所所有，刚才出门口只为跑步，身上连个角子也没带。此刻有点跑步后的疲乏，我要在这朦胧的薄暮时分寻觅点静谧的美，是异乡的阳春的温暖，秋的凄清，还是冬的肃杀，我也说不上来。归来后丧失了雪景的凄清美，我只常常靠着酒后的那一点点朦胧，来寻觅生活中可能有的情趣。雨后的落暮竟也有凄清美，这对我来说还是个意外。

我的情绪确实给那条狗的吠声震荡了一下，但随即平息，我确实是没侵犯到它的，虽然我不得不擦过它的身边。我依然悠闲地走着，这是我心情可平息的唯一时刻。我知道一走出这条道路，到闹哄哄的咖啡店，我便只有加入那群高谈阔论的客人中去，在微醉中寻找安宁了。

走到了沟岸上的那棵相思树旁，和往常一样，我不禁望一望它枝桠上的粉黄花蕊。花蕊果然是还有的，但

看不到相思豆，而且只是单棵树，便也引不起过往常看到的一长排相思树的情思来。这相思树又是长在贫瘠的土壤上，土表面还铺上土敏土，看它那憔悴的模样，我知道它的生命也不会长。

走在昏晕的街道上，忽然想起“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的诗句来，倒真的认为，在这熙熙攘攘的社会里，只有在朦胧里寻求解脱，才是正道。这么一想，便也释然了。人生的苦痛，有时就因过于痴情，过于难忘怀造成的。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样的苦痛难受得了，我还是在这宁静的落暮里寻找我的解脱吧。

3.1.1983

## 童年人物勾勒

五十年代初期，我刚刚进入小学读书。我住在乡村，我的表叔公务农，种着几畦蔬菜，几畦菜豆之类的东西，也种着一大片甘蔗。我家屋子右边有个萍池，雨过天晴的日子，常常可以看到雌雄鲤鱼带着一大群小鲤鱼，在浮萍间游来游去，我和我的堂弟，有时我的表哥和表弟也和我们在一块，大家先去捕捉青蛙，把它活生生穿在钓钩上，大鲤鱼看到活青蛙，以为它要来吃小鲤鱼，就追过来把青蛙吞下去，于是我们往往都钓到雌雄鲤鱼，和着姜熬汤吃。

由我家到表叔公耕种的田地，约有半公里路，沿路是一片番石榴树，然后是高耸的椰树。我家住着我一家人与叔父一家人，还有我的大表哥，孤零零寄养在我家。我大姑母住在我家附近，

她生育了十多个儿女，都住在一间很大的亚答屋里。我还未进学校时，我们几个堂兄堂弟表哥表弟，整天都在椰树下追逐，也经常到草丛中去捉虎蝇。

我的六表弟最会打鸟，他的弹鸟弓都是用番石榴最美丽的枝干做的，他会学鸟叫引来许多小鸟，然后瞄准，把它们打下来。他用力恰到好处，打下来的鸟都只受伤而不会死亡，偶然一只鸟打得重伤一点，晕了过去，我们就吐口水给它吃，就这样救活它。

我的大表哥最会爬树，红毛丹成熟时，即使长在枝末的，他也有办法撷到。一天，他又爬到枝梢去采红毛丹，不慎踏到一根枯枝，从高高的树上摔了下来，直接着肚子，整整十五分钟，不能说话。那是炎热的下午，我们都蹲在红毛丹树下干着急，直到大表哥没事了，我们才悄悄地潜回家里。大家肚子都很饿，晚饭还没有煮，大表哥眼明手快，发现搁在桌子上的筛子有一大堆饭，就动手起火炒饭，炒完大家分着吃，因为肚子实在饿，饭虽然有点发霉味，也不管三七二十一都吃下去了。待我叔母回来发现桌子上的饭不见了，追问之下，知道给我们吃掉了，她又好气又好笑地说那是几天前的过夜饭，是要晒干后保存下来喂鸭子的，我们听了都要作呕，大表哥还真的吐了几口饭出来。

我的三表姐是我表姐中最漂亮的了，那时她十八岁，人又白又苗条，整天在田里帮我大姑丈挑水浇菜，端午节来临的前几天，她一定来帮我们采粽叶，我们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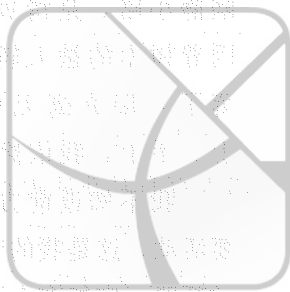
身穿得密密实实的，还扎着头巾，爬上棕叶树，把棕叶一枝干一枝干砍下来，三表姐就在树下采棕叶。我们看到爬虫，就丢一只下来，直吓得她呱呱叫，她在树下用手指指着我们嗔骂着。但我们并不怕她，她那整齐如贝的牙齿，又小又白，真是好看。后来三表姐嫁出去了，据说她的丈夫已有老婆，骗了三表姐作小姨，三表姐气疯了，人一直消瘦下去。我在外国八年，从没看过她，去年回来后，偶然在大姑母的丧礼上看到她，她苍老得无法教我想象出廿多年前的她的一丝风采来。

我的小学也在乡村，我的功课并不差。但我家境不好，小六毕业要投考中学，我拖欠学校廿四块钱学费，校长扣住我的文凭，我不能报名投考，同班的同学都捐钱给我，我才顺利地进入中学，又辗转完成大学教育。我的童年时代是反殖运动汹涌澎湃的，五一三爆发的那天，学校放假，我和堂弟到椰树下捡椰子，囤积在我家门前，打算万一罢市一直闹下去，我们每天用椰浆煮咖喱和着野菜，这样一天过一天。那时大众传播媒介不发达，整个乡村人家连一个收音机都没有，五一三的风暴对我们来说，好像是另一国度里发生的事。

我的童年时代是不平凡的时代，但碍于年小，碍于蛰居乡村，我不能体味到时代的气息。和我一起生活的童年时的堂表哥哥弟，以及我的小学同学都和我一样对那年代的风暴毫无认识。我们是那时代里的一群小人物，现在都步入中年了。时光无情，我们会慢慢老的。

凭着记忆还新鲜，我要用我拙劣的笔，勾勒出我的童年伙伴们的一点轮廓来，不是为了表扬他们，只是为了记忆，为了让大家看看在那大时代里，我们这些小人物的一些遭遇。

8.3.1983



## 我在赶路

我在赶路，一条以往是浓荫处处的幽静小路，是清晨，却很炎热。树荫因着树木的被人斩去不少枝叶，就稀薄了，阳光毫无忌惮地投射在我脸上、手上，我依然要赶路。

我不知道前方是什么，但活着就要活动，这是我的哲学，我因此加快步伐赶路。突然有人从远远的那方向我丢掷小石块，没打中我的身子，或许只是个警告。

我不知道什么人向我掷石块，这儿是工厂地带，不是休息时间，也不是午餐时间，是生产在进行的清晨，不会是工人做的。但掷石块的那些人离我很远，我要赶路，没时间找他们理论。但记忆里，曾看过那些人坐在树荫最浓的树下闲谈、喝酒、弹琴、吟诗、

下棋、看漫画，很悠然自得地生活着。我曾在他们面前疾步走过，似乎发觉他们投我以白眼，且在吐唾沫，以示不屑。我因此相信是他们向我掷石块的。然而我还是要赶路，过了中午，天气会更热，过了黄昏，路会更暗，这都会影响我的赶路。

我眼前又落下一块石头，黝黑的，像是从粪池中挖出来的，还散发着臭味。这些人真闲得发慌，竟会去挖粪池的石块，还以为这样掷人以石块是很风雅的事。我也爱风雅，而且喝起酒来，也未必会输给他们，但我必须赶路。我不愿停下来和他们坐在树下共饮，就因为这样，他们向我掷石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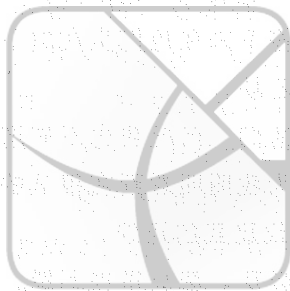
我不想回掷他们，何况我也不知道他们躲在哪儿。我并不落寞，因为我明明看到在很远的前方，依然有人在赶路，而且步伐比我的还快。

我看路边的野草，都长得很不错。虽然好久没下雨了，野草仍然在夜晚仅有的露珠滋润下茁壮成长。“呜呜”，他们竟然集体向我喝倒采，我该回应吗？我想了一会，不能为了这些小事而影响我的赶路，我必须在中午前赶到那尽头。

我知道那些躲在一旁，向我掷石块、喝倒采的人，在骂我不识时务，不会辨认这么炎热的天气不是赶路的时刻。然而，像他们那样躲在树荫下品茗闲谈，訾议别人的是非，欣赏恬淡小品，鉴赏不着边际的轻音乐，就是人生的意义所在吗？

在炎热的清晨而不做事，只一味向赶路的人掷石块喝倒采，这就是风雅？我要漠视一切揶揄，在石块与倒采声中继续赶路。活着而不赶路，尽在说人是非以示风雅，这是浪费生命。因此我们必须赶路。

16.7.1983



## 执着热爱土地的人

这是条阔百来公尺，长数公里的大沟渠，沟的这边有条沿着沟渠铺着细沙的跑道，跑道旁保留下来的小土丘都种满草皮，晨昏从小土丘后升上来的炊烟，标帜着这儿还有三两家没被迫迁影响到的民家住着。要不是在早晨就在黄昏，我经常到这儿来跑步，灰色的炊烟与血红的晚照或朝日，常常引起我的遐思。

然而沟渠那边的独立洋楼与高耸的组屋，却使我预想，沟的这边的那三两家民房，再不久就会被现代化侵占过去的。落后要让路给先进，这原没什么可说的，引起我注目的是，在洋楼、组屋与沟渠之间，有一块长百公尺，宽二十公尺许的旷地，竟有一位老邻居在耕种着。不管清晨或黄昏，我都看到

他在勤奋地为农作物护理些什么的。土地很有限，他就只能种了一畦甘蔗，一畦木薯，一畦番薯，还有一两畦菜心或白菜。他的背已驼了，浑身油黑，满嘴只剩两三颗烂牙，头发都快秃光了，然而在晨光或夕照下，他总笑皱了那原本布满皱纹的脸，在为甘蔗脱枯叶，在为白菜拔野草。

从那二公里长的跑道步行回来时，我时常远远看他在劳作，那沉醉在自己营造的天地的神情，使我深深体会到，热爱土地这四个字所蕴藏着的内涵有多大与深。在钦佩的同时，我又为他的对土地的执着的爱而感到悲哀。年纪都这么大了，儿孙都成群了，他为什么不回家享享老福，他想在这贫瘠的土地上种出什么来呢？从这偏僻的狭小土地上种出来的农作物，能换回多少酬劳呢？

那个傍晚，我在路口遇到他。他拖着一小提菜篮的苕菜，看样子是要到附近的巴刹去卖掉的。我们都相识的，他对我笑笑，我问他收成好吗，他摇着头说土地太贫瘠了，种出来的菜都不美，甘蔗是瘦小的，木薯也小的。我也只有帮他摇头叹息，我真想对他说，他拥有的那块土地不适宜种植，但蓦地我发现他很满足地在抚着那一束苕菜，我闭着了咀。我知道他是活在自己编织的美的意境里，或者说他是沉醉在自己营造的理想中。拆穿一个人的梦，那不仅是罪恶，还是不人道的。

况且，这些日子来，我自己何只是活在自己经营的意境里，我还把这自营的意境拿来安慰别人，人到底是

不能活着而没理想的。差别的只是，我的老邻居是不自觉地活在自己编织的梦中，我却是自觉地在活在自营的理想中，还拿它来慰藉别人。但正由于我是自觉的，在感到幻灭的时候，我感到痛苦与彷徨，我又不敢把这痛苦与彷徨传染给别人，而只能自觉地把自己也知道是虚幻的理想慰藉别人，这样做除担心别人讥笑我傻外，还时时感到内疚。我既知幻灭的痛苦，我实在不忍心告诉我的老邻居，他拥有的那块小土地，是种不出硕美的果菜来的。这么一想，我只有苦笑着对他说声再见。

真的，他还在不自觉的自制的境界中耕种着，然而他是快乐的。

1983

## 夜雨蛙鸣

三月的缠绵的雨，竟会从黄昏一直淌至黎明，缠绵得近似梅雨。在赤道的闷热的夜，下点豪雨或细雨，总能为单调的夜带来一丝诗意。但教人厌恶的蛙鸣，却每每把诗情擦破了。

我有近三十年的生命是在乡村度过的，然而蛙鸣的单调，却是我深恶的。原本以为搬进组屋，社会进步了，蛙鸣应该成为绝响了，没想到事实却并不是如此。

蛙鸣是单调的，缺乏个性的，是一种重复又重复，撩人清梦的噪声。在热带的夜，只要下大雨，有一只大蛙带头咯咯咯咯几声，其他周遭的蛙群就跟着咯咯；大蛙的咯咯本来就单调，蛙群的应和着的咯咯，更是在单调上加进吵嘈，那更教人难以忍受了。

乡居时我们有一大片荒芜着的土地，一条小溪流经我家门前不远的旷地上，把我们的土地划分为两半了。我家右边是个萍池，萍池再过去两百公尺远处是菜园，此外的空地就只长野草。雨水聚集在旷地上的低洼处，那便是青蛙聚居，蝌蚪成长的好场所了。乡村的落后，既是青蛙的成长的好条件，那雨后蛙声大噪，就没得说了。况且村民性格纯朴，思想认识也较不高，在雨后听听蛙叫，即使不满，也还消受得了。

都市化了，组屋居民的生活都改善了，认识也提高了，要来接受大蛙的鼓噪之后的群蛙的唠叨，就实在是没道理的事。雨后蛙鸣，对青蛙来说，那是很自然的反应。但一蛙的鸣爽，还可把它当作肚子填饱后的乱鸣乱叫，群蛙的奉承式的乱叫，就是奴性十足的表现了；我的深恶蛙鸣，而还能忍受乌鸦的呀呀，或猫头鹰的咕咕，原因大半在此。

在日本我就从来没听过蛙鸣。我的郊外住所有个小庭院，庭院中有个小池塘。春来了，竟无端端出现一批小蝌蚪，初夏就都长成小青蛙了。但六、七月的梅雨季节，尽管梅雨从早晨飘洒到黄昏，又从黄昏飘洒到黎明，那些青蛙都没哼过一声。冬天下雪的日子，就更没能听到蛙鸣。我起初自忖，东京的繁荣与先进，是青蛙不鸣的原因吧。后来到日本的乡下去游玩，才知道日本乡下的青蛙，即使是大肚腩的牛蛙，也是不鸣的。

盛夏在日本的山区，清晨出门，沿路在浓浓的树荫

下，只听到蝉的清唱。夜里来了一阵山雨，山泉澎湃涌进流经旅舍的河流，原想今夜该有蛙鸣如鼓的吵嘈声了，不意周遭是出奇的静，只有低低的昆虫叫声，伴着哗啦啦的流水声，在雨停月出照杨柳的山区飘荡，竟然把我们带进画境中去了，那一夜睡得真甜。

故乡的三月应是烦热的天了，然而竟有缠绵如十二月的夜雨，这或许是大蛙要鸣爽，群蛙要应和的道理吧。只是住在组屋，竟然被蛙类当做村民来吵嘈一番，内心里真感到不是味道。



1.4.1984

## 被牵引着的水

像这样地筑起一道水沟，又在沟床上筑出一条小水道来供流水经过，水的灵性就受到扼杀了。我每次经过这条水沟，总这么想。

在大海的水是生命力蓬勃的，它不只能激起浪花，掀起惊涛，还能冲洗海岸的污秽。

从山崖冲下来的水，像悬挂着的一大匹白布似的，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让人体会到生命力充沛的激情。

日本岚山的山间流着的水，映着岸畔的黄花红花，一路上歌唱着奔走去，那多潇洒。

京都的一条小河旁的一间饭店，屋外几棵大树系着的几艘小船，当河水涨了，而微风吹动时，那小船的摇荡，会使我想起“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意

境来。可见水除了能表现动的生命力外，也能酝酿静的诗情画意。

葛洲水坝的江水像千军万马奔腾而来的气势，则更是水充满生命力的最有力说明。于此我又觉悟，水在人为的途径上奔腾，是也不会因此失去生命力的，只要那途径是宽大的话。

我童年生活里时常看到的那条小溪，其实也是沿着人造的小小途径奔走的，但它还是蹦蹦跳跳的，充满着活力，因为它还有转身的自由。

但我眼前这道水沟的水却全无生气，我想是这人为的沟渠过于狭隘的了，狭隘得令水一点也没透迤的余地。水的生命力在这儿尽失，那是别人为它拟定该走的小小途径，而这途径却又是这么狭隘造成的。啊，这被牵引着的水，它已失去水应有的活泼美与宁静美了。

7.8.1984

## 树的意境

连一丝风也没有的午后，一个人独坐在香花树下冥想或看书，是再舒适不过的事。我曾有一段时期这样打发我的午餐时间，在蝉鸣阵阵声中，我低头品尝唐诗宋词，抬头仰望蓝天白云，直觉人生若有幸福的话，这应该是其中的一个了。

后来又发现那株临湖的无名树，开满紫蓝花朵的盛景，不只远看深富意境，坐在树下看湖水漾起涟漪，与倒影湖中的树影花影，也颇可排忧解难。

但这些都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时代的往事了。数年前在日本旅居的好一段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晨跑的结果，竟然使我发现杨柳在春风中摇曳的婀娜姿态，是多教人神往的。

我不明白日本人为何每年秋天都

是要剪掉杨柳枝，我只发觉翌年春到，每株杨柳抽出的新柳条都格外青翠，青翠得像刚刚从水里捞上来的青菜一样绿油油的。

有一年冬天，我在新宿御苑看到两长排的高大树丛，掉落到片叶不留地直刺着灰暗的天空，沿着柏油路一直伸延开去。于此我又领悟到，凄美也是人生不可多得的一种意境的道理。

归来后念念不忘温带仲春的嫩寒天气，也就常常早起晨跑，以呼吸略带春寒的清新空气。沿着两公里长跑道旁而栽种的绿树，及土坡上生长着的草丛，就能给人予朝气蓬勃的感受。只是那些绿草似乎受到过多人为的砍伐，四年来竟然还没长到两个人的高度来。倘若大自然季节的更换，使我看到树木在熬过严冬后更生机焕发，人为的砍伐，却使我领悟到生机若受到过份照管，倒反而会窒息的道理。

25.8.1984

## 湖中涟漪

对我曾爱过，而又得不到的事物，我无时无刻不在关怀它的成长与死亡。但在关怀的同时，却又深怕亲眼看到它的衰老或憔悴。对你，这湖中的涟漪，我的感受也如此。

我每早匆匆赶来授课，看到周遭的寂寥与苍凉，我总回忆起往昔山岗的笑声人语的喧闹，当下就按捺不住一股悲凉情绪的来袭。

只有在你岸畔等车离开山岗时，看到风吹柳条轻摆，泛起阵阵涟漪，我才看到青春的活力依然跳跃在这山岗上。但行色匆匆，我只能从车窗再三探望你周遭的景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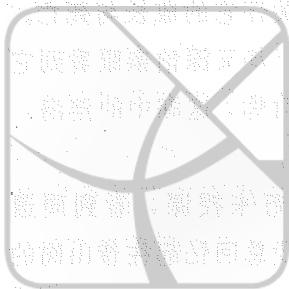
那一天，我终于绕着你的身畔走一圈。形单影只，周围出奇的静，我竟然不能由台阶上看到任何脚印，也就

无从掇拾往日的欢乐片段了。我在落寞中踽踽而行，竟深恐坡上行人会否窃笑我的行为古怪？

都说美好的事物，定会有人欣赏。但你的备受冷落，却又当作何解释？我想看你又怕看你，心情就和看到爱过的事物已在憔悴一样矛盾与悲痛。

美人怕迟暮，美好的事物怕受冷落，我既无从由你周遭寻回往日的欢欣，又要看到你备受冷待，我何忍再三端详你呢？

13.9.1984



## 令我惋惜的倩影

她一上车，我就发觉她的气质与众不同。不是说在这较偏僻的乡村，找不到像她这种气质的少女，而是她那柔中带刚，深具文化气质的俏丽脸庞实属少见。

她捧着一本书站着在阅读，在摇晃的巴士车厢里。她这么做，绝不是为了炫耀，但这举止，在我们这岛国上却是罕见的。

由于距离的关系，我看不到她阅读的是什么性质的书。但由她目不转睛的神态看来，她显然是已沉入书的世界里去了。

窗外是翠绿的树林，这样的景象在这小岛上已不易见到了。巴士奔驰了不久，就进入在建设中的新镇。天气晴朗，艳阳高照，工地上的尘土到处

飞扬，我的心情立即被这杂乱的景象搅乱了。但她还是沉迷在她的阅读中。

车子渐渐进入市中心，搭客也越来越拥挤，她渐渐站近我的座位来了。我已隐然可看到她读的书本叫《德川家康》，她不会是日本人吧？

她的嘴唇非常的薄，稍微向上翘，但充满着刚毅之美。她抿着嘴而在嘴唇两侧呈现的刚毅果断之气，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她不应该是日本少女。一般日本少女绝没有这样的刚毅性格。但她的白里透红的皮肤，却又似乎是在温带长大的少女才会有的。

正如在严寒里绽放的一朵梅花或在雪山上生长的一朵雪莲，必然带有一股教人心折的气质。她给我的印象是，她是在饱受民族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少女。这样的少女，在五、六十年代是不难找到的。但这是八十年代，看到这么富有民族文化气质的人，对我来说，就是件罕事了。

车子越近市区，拥挤的搭客就越把她挤近我的座位，我伸长身子一瞅，终于看到她所读的书果然是日文的。我有一阵子惆怅，这美好的形象是很可能是来自日本的。

这猜测到旅游促进局门口的车站，当她下车与另外一名日本少女交谈时，就立刻证实了。我由她的口音立刻辨认出，她的的确确是来自东京的。我很惋惜这车厢里的情影，竟然不是本国的。

29.9.1984

# 闲坐

闲坐在湖畔看夕阳，往往就能悟出名利不可久恃的道理。真理有时可被强权歪曲，但岁月无情，风云人物一旦消散，真理就会依然闪光。不变的是清风与明月，恒古以来就这样欢拂着人脸与照耀着人影，与之同样不朽的是艺术家的作品。

要生活得恬淡，有时就不可太斤斤计较现实中暂时的不满。这眼前的湖景原本美得很，只因有些纸屑在湖面泛着，便把湖水的洁白给污染了。不过，九重葛依然开得很灿烂，树木的倒影也清晰可见，夕阳的余晖更把湖面装点得金光闪闪。我的思潮随着泛舟者在湖面荡漾，而不看湖面的纸屑就顿时觉得生活颇美好。

一位久别重逢的同事说我生活在

上层阶级，已不了解民间疾苦，这话多少有点属实，但我苦恼的并不是这些。对于一个在文化上感到失落的人来说，他所探索的是人生的意义，而不是民众的生活情况。

我生活中遇到的多是悲歌当哭者辈，能慷慨击节者已属少见。那天与一群文友共餐对饮，直到夜阑人静还不肯疏散。那名看破红尘者的潇洒，越把我的执着显得不合时宜。我们都无法影响对方的想法，但对文化的热爱之心却是一样的。我感到悲伤的是，残酷的现实可以把怀有理想者变得逍遥人生，不问时事。

另一位文友说我以酒祭文，其实那是误会。现状的凄清，我可不能以过份清醒的眼光去对待，否则就会颓丧。夜晚的一两杯啤酒，是生活中的一种情趣，也可打发单调生活中的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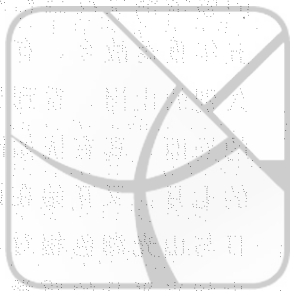
但凡以朦胧的眼光看事物，就有隔雾看花的含蓄美。暝色渐浓，暮霭自远方拉拢，这湖面就更迷人了，连湖上的纸屑在朦胧中也似白花飘浮在其上了。

人类的历史常常充满错误，万一你不幸遇上，那点哀痛自难掩饰。但不变的是清风与明月，名花与香草，奇石与大树，把哀伤之情融入艺术创作中，不也是为时代留下一点痕迹？

转眼就是夜晚，有人或许会欣赏万家灯火的灿烂，我欣赏的却是这薄暮时分特有的苍凉，它不正是我们的时代特征吗？潇洒是悲痛后为求解脱而来的作态，冷漠

是入世未深者对生活感受太浅的表态，只有哀伤者的执着，一如这黄昏的苍凉，才是深深感受到时代脉搏跳动者的坚强表现。我欣赏这黄昏的苍凉，而且会在苍凉中消磨我的余生，不只为自己，也是为时代留下一点痕迹。

22.5.1986



# 晨 雨

或许是天天见面的缘故，我对山岗的感情倒反没当初那么浓郁了。在外国五年重返故乡，有一天上午与家人上去久别的山岗，看到景物依旧，人事全非的局面，真有恍如隔世的悲痛。四年后的七月，又开始在山岗兼职，两年来日日与山光湖色相对，竟然对山岗兴起它也相当平凡的感觉。直到那天早晨，一下车在蒙蒙细雨下看湖水高涨，才油然又怀念起山岗来了。

我不是一只折翼的雁，只是有时看到暗淡前景，也会彷徨苦闷。对山岗的逐渐失去感情，多少是与前途渺茫有关。历史上有多少错误的决定，就如掉落的花瓣，即使多想再睹当年繁华如锦的盛况，已是无法衔接，只好空留余恨了。一种幻灭，往往教我失去对山岗的怀念，也慢慢对它冷淡起来了。

那个清晨的雨为湖面淋出一片朦胧，我知道西湖的浩瀚远非这小湖所可比拟，但这诗般的朦胧，就算是西湖佳境的一角吧。我于此片朦胧中似乎看到希望，就这样又怀念起山岗来了。

我在山岗的一个高处，曾与好友远望晚霞，在苍茫暮色下涌起的人生如梦感，于今犹历历在目。我在这山岗度过四个春秋，朝阳与夕阳的光辉或灿烂，在这高处我不只看过一次，但以往的感受与那次的全然不同。我那时心中涌起沉重的彷徨感，但不愿感染友人，我依然在探索我的方向，一个还在探索方向的人，是不可将彷徨感随意说出来的。

我经常驾车在弯曲的柏油路上行走，清晨的山岗顶的浓雾笼罩的屋子，就有江南早春的韵味，于此我又看到江南春景的一隅，而希望再度涌现。

八角亭已没当年人声喧闹的盛况，小径却扫得很干净，鲜花仍然开得灿烂。偶尔有旅客来游园，也算是它的知音了。从棕榈树延伸着的路边望过去，行政楼的古色古香不减当年风韵。我曾多少次上图书馆，再也闻不到当年的书香。然而绿径的幽雅又勾起我的回忆，我想树在山就会绿，在骤雨后漫步山岗，这样的信心就更强。

雨为山岗所带来的朦胧美，教我悟到风物长宜放眼量的道理。湖景既为西湖的一角，山光又是江南早春的一点讯息，我何不将生命融入此湖此山中，让它化为湖的一点波，山的一抹绿？我真难于忘怀晨雨带给我的这么一点启示。

## 海滨落日情

那天我们一家人到白沙海滨去了，是落日时分，海美得像异乡的一般教人伤感。孩子们都被秋千、跷跷板一类游戏设施吸引去了，太太忙着照管他们，我就独自一人在海滨走着。太阳快下山了，但海面上还是泛着艳艳的阳光，暮色开始拉拢来，浮在远处水天相接点的薄雾，使我想起横滨港的朦胧情调来。

从异乡归来后，我总有一份失落感，往往只在夜晚喝啤酒，或在下着缠绵的雨的时刻，追思一点往事以增添我苍白的岁月的色彩。有朋友问我为何要回来，我老答不上来，故乡对我有时竟是鸡肋。一位很年轻的学人说这儿没研究风气，也缺乏资料，我却是连专心于一个课题的钻研的兴致都提不起来。

我没闲情逸致皈依宗教，有闲暇

了却又不知何所寄托，这种闲愁竟然与在异乡的飘泊感何其相似，然而异乡的随季节变化的景物与多姿多彩的文化，是会解除我的愁绪的。在故乡反而只能在干燥的生活程序中过日子，日子真干得要燃烧了。

那个黄昏在海滨就闻到潮湿的味道，由于中午下过一场骤雨，薄暮的海风带着凉意拂来时，俨然有春末夏初的况味，这不仅吹走了我的郁闷，也湿润我干枯的心灵。我顿时感到故乡的景物也有美的一面，只是平日里我较少去发掘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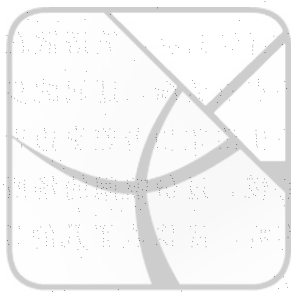
海滨有人在举行烤肉会，笑语散在沙滩并不吵人，似乎只化为海上的点点涟漪，迂回的步行道很是宁静，笑语落在空气里仿佛浪花拍击着岸边岩石的声响。过于宁静的环境教人心慌，过份喧闹的场所又使人心烦，在宁静中跳出一些声响，就像在平凡的日子中有点波折，总会教人回味无穷。

落日的随即会消失，正是黄昏的迷人处，我曾看过曙光乍露的海滨，那是充满希望的。然而接着是朝阳高照的清晨，是艳阳高悬的晌午，因为没有美好景物就将消失的惋惜之情，我对晨的海滨的感受就没那么深沉了。黄昏带来的伤感，常常倒更激起我热烈拥护美好事物的恒心。我对本族文化的执着的爱，又何尝不是如此？

或许是北半球已是盛夏的缘故吧，这临东方的海滨的落日竟迟迟不见消失。我在暮霭沉沉中还依稀可见花坛上的点点白花盛开的景况，遥望远处临海人家，已是

灯光万点了。这夜将到未到时刻的海滨，璀璨得教人感到凄凉，我随即想起热海的黄昏的苍凉来了，虽然我此刻是在故乡的海滨散步。在夜到来前，我要赶紧记下这些美好的景物，我没带照相机来，我要把它们一一记在心上，在这苍凉而又璀璨的时刻。

2.8.1986



## 为 人 间 留 下 一 点 美

来到这陵谷起伏的山岗好一段日子，慢慢也能领略到它的美。晴朗的日子，总可以看到那位相当优雅的外国学生在凭栏远眺海景，有次问他是否很欣赏远处的水天相连景物，他点头称是，当时我确实高兴了好一阵子，欣赏大自然的美到底是不分国界的。

我最近颇爱借大自然的美来忘掉现实中的丑恶与不满，并发展到这样的信仰：要是你无法改善现状，也应该为人间留下一些美的事物，而大自然的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以后我对生活又会有什么信念，实难以预料，但此信仰却至少是可维持三两年的。

一个人要干预生活，总会引来毁誉的。身非在江湖者，不知江湖险恶，爱随意见论是非，当事者纵有千万张嘴，

也无法一一辩驳。我坚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哲学，我也自愿当泥泞路上的一粒砂砾，让愿意前进者踏着向前，至于践踏我者要如何訾议我的是非，那是不用计较的。

有时山岗骤然下起烟雨来了，我从教室的窗口望出去，远近一片迷茫，海面更是朦胧一片，我很欣赏这略带凄清的美。当初还以为自己精神颓废，最近听了张系国的演讲，始知这是最担忧民族文化没落的情怀，这几天也就特别能够原谅自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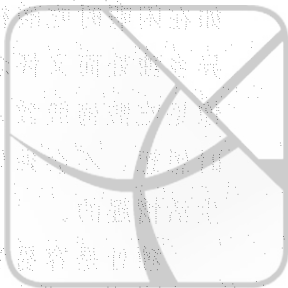
我有时也想移居他乡逍遥这后半生，至少可以不再看到一些不满的现象。但偶尔深思，却又认为踏实做点工作，总比高飞远走，或高谈阔论好，因此也就这样安下心来工作了。

我佩服有勇气从事改善现状的仁人志士，却看不起只会訾议别人长短的空谈者。心胸狭隘者总爱为芝麻小事吵吵闹闹，自视甚高者又爱发不着边际的空论，这些都于事无补，只能使局面更为混乱。花点心思与时间进修，为人间留下点美，不是比无谓的纷争与訾议好吗？或许由于这缘故，我经常倒愿意一个人陶醉于音乐里，借此解脱自己，而不愿意胡乱批评连自己也做不到的事。

我的倾心于大自然，大半原因也在此。与大自然相对，至少可发现它所蕴藏着的最为丰富的美，那真是取之不竭的。大自然的美，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开拓了我的心胸，既可供我寻求心灵解脱，又可找到创作的灵感。

那天在教室内看到滂沱大雨的山岗的景色，我为之怔了好一会儿。这赤道边缘的小岛，到底还有几分风韵的。我看到狂风骤雨横扫山岗树林，而树木迎风挑战的雄姿，我看到烟雨欲吞噬海面，而海浪呼啸不已的壮观景象，我想自己应该不把别人的訾议放在心上，埋头工作，多为人间留下一些美的事物。

16.9.1986



# 独 处

在独处时咀嚼寂寞的滋味，就犹如在闲暇时吃酸梅那样充满乐趣。在异乡独处而又怀念故乡，那滋味就更像是吃酸梅般教人回味无穷了。我有时想想，不会独处的人是要失去好多生活情趣的。

独处是容易受到寂寞的袭击，但只要赶紧投入阅读中，或潜入思考中去，寂寞就会像午夜的骤雨，既淋得你思潮起伏，又勾起你的浓郁诗情来。这时候，你倒往往会感激寂寞的来临，没了它，生活将淡得乏味。

与朋友把酒长谈，是人生一大乐事，这是生命跳跃时喷出的火花，但与寂寞相对无语，却是生命暂时沉寂的潺潺流水，它使你有机会享受宁静美。

午夜的街灯是晕黄的，周遭静得

连寂寞的脚步声都听不见，但流泛在街头巷尾的诗味，其实就是寂寞撒下来的。看过黎明前还没人迹的沙滩吗？望过拂晓前烟雾笼罩的山峰吗？这些带着寂寞色彩的景物，不就是最充满画意的吗？

寂寞与闲暇是邻居，互不通讯息都是病态。多少人忙忙碌碌，难以找到闲暇，更不用说与寂寞为伍了。但单单有闲暇，而缺乏一点点寂寞的侵袭，闲暇却又是乏味的。就让寂寞像一点盐撒在你淡而无味的闲暇上吧，这样，你的闲暇不是更可口吗？

许多艺术品都是在闲暇加寂寞中才产生的，人的品味诗意的能力，往往也是在独处时获得的。我有时就喜欢单独坐在树丛里。鸟声来伴我也不妨，但最好是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有偶尔的一片落叶带来一丝寂寞，在这样的时刻我就可以深入思考人生的一些问题了。往往我竟然会意外获得美的诗境，而写出一篇自认为可读的散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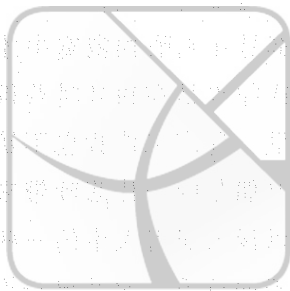
看落日映在水面上的灿烂，也还是单独欣赏的好。我觉得夕阳的慢慢沉没，与水波的激滟，这本身就是一种语言了。这时若再有第三者的谈话，就会把那么稀淡的寂寞赶走，那周围的景物不就淡乎寡味吗？

由汹涌波涛带来的哗啦声，其实对宁静的海岸来说便是一种噪音，只有没浪的海水轻吻沙滩的窃窃私语，才是富有诗意的。在无浪花的沙滩旁闲坐，让寂寞轻轻来袭击是我最易思考人生问题的时刻。

冬夜拥被独躺，耳听北风呼呼，而无其他声响，那才是最愁煞人的了。但只要读点闲适小品，从中获得的享受，真是难以言喻。

最近一口气读完中译本的《日本古诗一百首》，就更进一步体会到，寂寞其实就是诗味的要素之一。过于喧闹的人生，嘻嘻哈哈就过去了，一点也尝不到诗味，还是有点寂寞点缀的人生，比较有点诗味，真的，别再怕与寂寞短暂相处，这是独处的最佳享受。

9.10.1986



## 小品二题

### 红蜻蜓

我在午后的湖畔已站了一会儿，一只红蜻蜓停驻在丛丛荷叶的一片残叶上，使湖面显得生气盎然。荷叶是一大片铺展开去，只开着三两朵荷花，是粉红色的。还有三四朵蓓蕾，也是粉红色的，此外就是一大片绿。

湖畔植着几株柳树，柳叶疏落有致，在微风中摇曳，远远看去，又为湖面增添了绿意。再加上斜坡上横过来的高大树木的浓阴，湖面确实绿得有点暗淡与沉重。

红蜻蜓停下来对整个湖景并不会起决定性的作用，但它的到来却使湖面转为活跃，至少让我看到湖面有一点会飞的红艳，红蜻蜓在不自觉中已为大自然增添一点色彩。

## 泡沫

在海边看涨潮最怕看到泡沫，泡沫随浪花滚滚而来，声势浩大，而且带着豪言壮语，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抢尽风头。

浪花洗净沙滩上的垃圾就退隐了，留下堆堆空了心的贝壳在抖露大海的秘密。不屑多看它们一眼的游人踏碎它们的余骸，坦然地走开了。

只有泡沫在碰到海岸时就粉身碎骨，但依然把污秽贴在岸边，以为已在历史上留下痕迹。

大浪在每次潮涨时总会前来洗刷沙滩，冒充英雄的泡沫也会成群跟随而到，携带着的龌龊借着阳光闪金光，俨然是时代英雄的模样。

当海面风平浪静，泡沫就会销声匿迹，那时看到的闪闪发亮的，才是真正的波浪的闪光。

## 没有红叶的秋天

这山岗的暮色竟是这么苍茫，实在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十年了，整整十年了，我从没再上过这山岗。五年我浮沉在尘土飞扬的都心，五年我在异乡的春樱冬雪中度过。那段日子，一个创伤的心，我踏遍这山岗每一寸土地，我就意识到山岗是阴沉的日子多。山岗的雨，总是缠绵的潇潇雨，把落日织成幕后灯光似的朦胧，在淋不湿衣服的潇潇雨下，我可以从开满九重葛的湖畔，漫步到长满竹丛的幽园，再踱到相思树掩映下的你住的宿舍。夜里我就想象山岗布满的雾是平静的海水，收音机播送的轻音乐，便俨然是浪花的窃窃私语。清晨，在百鸟鸣叫声中，我可以独自跑上山岗的那棵松下，看淡蓝色的晨雾在附近的农家飘。

这一切都教我难忘，然而我总教我自己把你淡忘，都十年了，纵或你还住在山岗，既或你丰采如当年，我也不能再对你思念，这只有折磨我自己。但我总想再看你一眼，我到底在异乡度过五个春秋，而每逢下雪的夜，冻得我不能入眠，我总想起你，带着这样的思念，重归故乡，我怎忍不上来山岗看看你。

是下着潇潇雨的周末，我从没看过山岗有过这么寂寞的。我噙着泪，在九重葛依然开放着的湖畔，湖水已没有过往的清澈。我踱到幽园，竹丛的一些竹已给风吹折。我走到相思树影下，你住过的宿舍，没有一个人影。既然你已不在，我对这山岗就不该有怀念。

我似乎记得，在山岗顶上，有一棵野树，东北风一起，那树叶就渐渐转红。我在十月下旬到山岗，再也找不到那棵树了。于是我自忖，在扶桑五年，每个中秋时节，我都会上日光去看红叶。日光这山顶与山岗有点相像，细雨纷飞的日子，总比晴朗的日子多，在细雨编织的朦胧里，我远看挂在悬崖的枫叶，和直下三千尺的雪白瀑布，我常想人的价值在欣赏大自然，在创造民族优秀的文化。我对红叶的记忆，也许是来自日光的山顶，也说不定。你既然已不在，红叶又遍觅不得，我对这山岗，就不该有所怀念。

山岗的暮色是这么苍茫，比你我在时还要苍茫。下了一个下午的雨是停了，夕阳已渐渐下山了，我站在一棵没开穗状黄色花儿的相思树下，晚风微微的吹来，这

曾教我心旷神怡的晚风，此时由于周遭寂落，我竟感到肃杀。在扶桑，这时刻，敏感的树的叶子都转黄了，枫叶也透红了，在这山岗，我既然寻觅不到一片红叶，我要赶紧离开这使我心伤的山岗，在夜色来临之前。



## 这算不算爱情

春末的黄昏的晚风料峭，我和向美坐在这湖畔已两个多小时了。他乡遇旧雨，我心中有说不出的欢欣，多年阔别，我与她有说不完的话题。

当年在云南园我对向美一见钟情，她却因有众多同学追求，拒人于千里之外，四年一晃即过，尔后骊歌高唱，劳燕分飞，如今我已是个有三个孩子的父亲了。

毕业之后，东奔西走，一事无成，直到去年底加入外交部后被派到日本来做事，才算对自己的工作满意了点。

那天使馆刊登征聘启事，在会见了几位年轻的日本女孩后，第七位进来的竟然是向美。她已电了头发，不再是南大时代的罗马头，岁月无情，她的风采依旧，但已有点憔悴，三十出岁，女

人会显现有点苍老之态，应是正常的。

我并没一眼认出她，我做梦也想不到她会出现在东京，而且会来使馆找工作。我是在接过她的个人简历书之后，看到她的芳名与南洋大学四字后，才赫然发觉眼前的这位女孩子就是十年前我为之神魂颠倒的叶向美。

“你是曾拓青吗？”她低着头含羞地说，还是当年的表情。

“真想不到，会在这儿遇到你。这些年来你生活好吗？矢口三郎好吗？”

矢口三郎是我当年的情敌之一，向美与他过往甚密，毕业后向美就到东京去，听说与矢口结婚。

“别提他了，我们并没有结婚。”她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我因此邀她找一天和我长谈。

今天我们就在这湖畔长谈起来。我们从南大生活的细节，一直谈到她来日本后的生活情况，但她始终闭口不谈她和矢口为什么没有结婚的事。

太阳快落山了，晚风真冷，望着波光潋潋的湖面，与落日溶溶的远山，我突然觉得这景物很凄美，凄美得像我和向美的关系。我想永远抓住这春末湖畔与远山的美景，但那是飘渺得一如我与她的往日情怀了。

“为什么矢口没和你结婚？”我终于鼓起勇气问，再不问我看以后就很难有机会问了。

“你一定要知道吗？”她抿着嘴巴，还是当年那副刚毅的样子。

“作为很关心你的一位同学，我想知道一二，不过，我不会勉强你说，如果你觉得说出来很伤心，那就不说好了。”

她沉吟了一会，终于说了：“拓青，你知道日本人在结婚前要进行身体健康检查吗？那年我从新加坡飞到东京，就是要与矢口结婚的。那知医生一检查我的身体，竟然发现我的心脏有孔，而且只有九年的生命。我当场差点晕倒，矢口的父母反对我跟矢口结婚，矢口也犹豫不决，我想到爱情是双方心甘情愿的，在出现问题时矢口的表现令我失望极了，我决定就这样离开他。十年来，我日日流泪，我的眼泪已流干了，我的感情也僵化了。”

她一口气说了那么多话，气喘吁吁的。

我待她的情绪稍为平静后，才慢慢陪着她走回她的家。我没进她在日本的亲戚的家，我站在远远地看着她的身影慢慢消失在暮色中。

那是一九八〇年的事了，这几年来我曾先后三次到过东京，但都没去找她。我已忘了她的住址与电话，办公室还存有她个人的资料，但我既已离开外交部，就不便去查阅了。六年来她的影像并没有从我的脑海里消失，但始终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是：她和矢口的爱情算不算是爱情？

27.12.1986

# 沉重的记忆

此后有谁愿意沿着一条没出口的小径，在鲜少人迹的草丛中瞻仰你的遗容？前朝遗物，是后朝修史的凭据，但那年份呢？那方块字呢？当事物死亡，坟墓只能引起痴情者的悲怆。

那些年月，每一个黄昏的散步，我都在山岗土地印下我的感情，连同夕照的余晖一起射入泥土，我当时背着沉重的悲痛的伤感，却依然能在夕阳中远望苍山上的晚云在飘荡。

若干年后，我在东京下雪的黄昏，看到披满残雪的青松的翠绿，我就想起山岗的那排松树。无数个阳光灿烂的清晨，我在松叶纷纷飘洒下眺望远处的村景，一缕随风而上的炊烟，把我带入古诗词的意境中去了。

人生的两大慰藉是凄清感与永恒

感。山岗的黄昏，要是飘着细雨，躲在宿舍看暮霭慢慢吞噬着每一片光明，由此引起的凄清感，与秋末看黄叶舞秋风并无二致。生命是短暂的，这一节节的凄清感，就是生命上最感人的音符。我不知该怎样为永恒下定义，只要在图书馆一坐，看到古往今来多少人把一生浓缩为几部著作，文化长流绵绵不绝，这便是永恒了。

中华文化给我予多愁善感的特质，使我能欣赏自然中每一个美的境界，山岗很具体地呈现了诗词中的美的意境，它告诉我什么是诗情，什么是画意。此后一段好长的日子，我带着这些意境走在东洋文化气息洋溢的每一个角落，东洋的每一滴文化的闪光，都教我惊叹，也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什么是永恒，但漂泊的辛酸，总把永恒感溶成一段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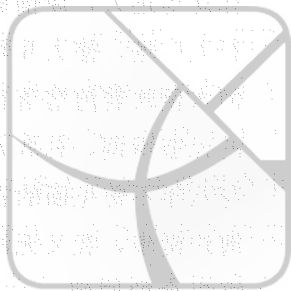
在面目全非的景况下，我曾悄然上来山岗。永恒只能在故乡找到，但在暮雨潇潇下，我只看到凄迷，无奈的凄迷，而不是悲壮的凄清美，永恒感也这样消失殆尽了。多少个清晨，我曾独坐八角亭内，只看到落花缤纷，再也听不到笑声人语。我也曾独坐湖畔，缺少了相思树掩映，湖畔的石椅烫得不能就坐。

江南早春是什么模样，我只能凭诗词中的意境去想象，但山岗的清晨确实有几分江南早春的意趣。我曾在仲秋晨雨中坐船游漓江，那些老挥不去的迷蒙，曾叫我惆怅了好些时辰，山岗的黄昏的路灯，昏黄得教人伤感，也真迷蒙得教人沮丧。我往往有股即将失去什么的

失落感，而得赶紧离开山岗投入都会的繁华中去忘掉一切。

我不敢设想，夜的山岗是怎样沉寂一片。回忆有时是苦涩的，生活应该朝前看。我现在是一上山岗，既没有永恒感，也没能领会到凄清美。牌坊，它只勾起我沉重的记忆。我不如到长城去咆哮，或躲在江南小乡品茗，逍遥有时并不比永恒逊色，如果标帜的事物只是象征性的存在，何苦把浮生寄给山川。

1987年



## 离开故土 的树

我从没想到黄昏的新加坡河畔是如此地迷人，新铺成的维多利亚格调的行人广场，使人几疑身在异乡。清澈的河水倒映着溶溶落日的余晖，黄昏特有的无奈情调，总教人要感叹人生短促。与八年不曾见面的古佐川在滨海城前的海边漫步，我又无法抑制我对他一生荒度生命的同情。

许多人在自制的，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中荒废了一生，古佐川也不例外。十年前在东京的好些咖啡座与独具日本情调的餐馆，我们时常共饮共餐，长谈不舍离去。我感慨异乡生活的无奈，与对故乡的一些不满，他则意气风发，含蓄地透露他对台独的向往。

这不只是一个梦，即使成真，也会带来许多问题。这样的梦，我在半醉

的朦胧里也不敢苟同。然而古佐川是一介书生，他与当政者的歧见使他终生浪迹东瀛。在一个相当排外的国度里，要谋生并不是易事。据我的观察，他长年都处于半失业状态中，他唯一的精神寄托便是台独。许多人就在自织的不可能实现的梦里度过一生，戳破这样的梦若又没给当事人另一些安慰，当事人就会因此万念俱灰，或甚至自杀。我的始终不戳破古佐川的梦，原因在此。

我回国前，曾到他的新居去住宿一夜。多摩新镇颇具农村的宁静美，那是冬天，残雪还凝在草上、树叶上。一夜的长谈情景，与清晨漫步的闲聊的融洽气氛，于今还历历在目。这几年我曾三度到东京，却始终无法联络到他，我以为他已到另一国度去生活了。直到上个月收到他的信，才知道他还在扶桑度余生。

他的酒量原本就浅，在他的女儿的暗示的监督下，他更少饮了。但只那么一大杯生啤酒，已足够教他脸红，并开怀畅谈了。他依然关怀台湾的前景，只是不大谈论台独问题。工作上的需要，他得经常上北京，见闻多了，也许已促使他梦醒了。

翌日我们带他父女游圣淘沙，他对热带的风光赞不绝口，更欣赏历史先贤馆的布置。他年轻时是学历史与外交史的，深知一个国家的成立与发展的不易。植物园的胡姬，也教他兴奋了好一阵。但夜晚在我家用餐并喝了一罐啤酒后，我又由他无奈眼神中读出他的惆怅。他是一棵离开故乡泥土的树，却又怀有一个开花结果的梦，但

没有故土的滋润，使他的梦更为遥不可及。他一生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只能靠替大公司做点翻译的工作谋生。显然的，他并非以培养子女成才或长大为人生目标，因为他的二女一男都已出来社会工作谋生，但他提及此事时并无自豪感，而是不断地提起台湾最近的动向。

第三日下午我在机场目送他父女进入离境室，我由他微驼的背影看出他的落拓。我和妻及小儿子在送机台看到他乘搭的飞机起飞才黯然离开机场。这几天来我的心绪颇不安静，当我想到许多人和古佐川一样，终生为自制的梦荒废岁月时，我就感到惊慌。我不知道自己往往认为有意义的工作，在别人的眼里是不是也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我是一棵扎根于故土的树，我是吸取故土的水份、阳光与肥料而成长起来的，我若有梦，也是来自故土的启示，我的梦因此不应该是不能实现的。

4.9.1987

# 一草一木皆吾友

《写作，是一种孤寂的生涯》，二读柳舜这篇杂感式散文，掩报之余，思潮久久不能平息。“我欲乘风归去”，是这些年来我的心境的写照。欲归而无路，我只好尽量在大自然里寻找寄托，大自然被分割成一小片一小片，我又只好在回忆里寻找日本的较完整的大自然了。

我时常追忆镰仓的青翠与穆静，我似乎是位托着钵的出家人，在黄昏里群鸟叽喳归巢时刻，不知趣地敲打着木鱼，知音者会说这晚歌犹如雨花开在沉寂的深夜的小径，有点韵味；罪我者说我尽在吟哀音唱挽歌。

一些人过着粗浅的、浮淡的生活，一些人在醒后还未看到前景何在，一些人在编织不可能实现的梦；我

的哀歌是清晨的薄雾，带着民族的一个支派的特色将丧失的朦胧；你说我消极，我却是以此自我解脱的。

西方的文明似乎很缺乏朦胧美，而东方文化又少了清淡美，两者一配合，就如一天里有清晨的清醒与黄昏的迷蒙一样可爱。我们周遭的人似乎大多数只会吃饭活命，毫无理想可言。高声疾呼的年龄已过，教我唱赞叹初春繁花似锦，我宁可吟深秋落叶如飘盈的彩云的哀歌，我不想感染别人的愁绪，只是借此自我解脱。

粗糙的、胡诌的、矫柔造作的艺术或文学，尽管有不少支持者，我独吟味曹雪芹的《红楼梦》。人生是什么，是嘻嘻哈哈吗？是愁眉苦脸吗？就让大自然的绿像一盆冰水那样淋下我膨胀的头，让我在稍息中思索一些人生问题吧。

既无法改善现状，自我寻求丰富生活之道也是度过余生的办法。培植盆栽还缺乏耐性，朋友送的那盆水梅前几天开了数朵小花，那是妻苦心照顾的结果，我自己甚少去关照。偶尔有数天假期，也是躺在懒椅上喝苦茶，读闲书。连一些所谓的朋友的冷嘲热调，也懒得逐一驳斥。

同天读李龙的《雨中盆栽》，就很敬佩他的细心与耐心。那份要把盆栽看管好的毅力，在这一切都讲求功利的社会里，是颇不容易找到的。即使带动不了别人，也别使自己同流合污，我想这点是重要的。逍遥一如竹林七贤，尚且有余爱在人间，只要不随波逐浪，我们总

会有些作为的。

在一个诗歌创作比赛颁奖礼上，主办单位惠赠我一套茶具，放在摆设柜上，有空时就揣摩一番，遂想此后以此作为品茗的工具，以增添生活的雅趣。

真有纵使众芳凋零，吾独守住残枝的念头。那晚在彼岸看到炎黄子孙，即使在多艰难的困境下，依然要发扬本族文化的毅力，真为自己有时会兴起的归去来兮念头惭愧。既无秋菊，也无南山，想做陶潜也无由做起。年轻时草草读过《红楼梦》，尝不到其中妙处，步入中年，涉世渐深，沧桑不少，重看电视剧，才惊觉曹雪芹文才之高，即使在世界上也少有人可与他媲美。

可遮荫的大树有时会把枝桠横过小河的对面，情文并茂的文学作品不受时空限制，就说是盆栽吧，只要立足山顶也能远眺美景。扎根于国土，放眼宇宙，我们应该有所为的。

无神论者大概只能在大自然里寻求解脱，在社会里我是名非僧非道的出世者，我要借大自然的美来丰富我的生活，与此同时，我也会在己力所及范围内做我应做的事。我并不孤寂，因为一草一木，一花一石都是我的朋友。

2.11.1987

# 化刹那欢乐为永恒美

## 刹那的美

一条斜斜的山坡路，两旁植着的尽是海苹果树，结出的果实青翠一如苹果，树与树之间偶尔杂着一棵鸡蛋花树，花是白色的，香是幽远的。午后在阳光不猛，而又是酝酿着骤雨时刻，在这山坡上漫步，最富诗意。在我还很年轻的一段岁月里，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有好多好多个下午曾在这山坡上徜徉。岁月流逝，饱经沧桑后，迈入了中年，心情开始转向平淡，对这山坡的记忆不但没稍微减退，倒反因岁月的冲击，为记忆蒙上了一层薄纱，而使我那对那山坡存有更深的怀念了。

我现在是天天在晨运归来沿着一条植满芒果树的小径走着时，就会进入另一种穆静中带有安宁和谐的境界。花

香满小径，我辨不出那是来自哪一家人家庭园里栽着的哪一株花，我知道九重葛是没香味的，尽管它们粉红的、姹紫的开满那家人家的阳台；日日春的香味也是淡得近乎无，尽管它们簇集在那家人家门前迎风摇曳；也许花香来自哪一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阵短暂的香味，可教我平淡而近乎刻板的生活有了那么一刹那的美。

## 异乡情怯

时移境迁，当年漂泊异国，或甚至要浪迹天涯的豪情，发诸于诗文，就有几分铿锵之韵；于今是怯于远行，即使明知蜚居此处也无甚作为，却深恐异乡的落寞单调生活，并不是缺乏豪情的中年人所堪忍受的。那天遇到一位久别且已移居他国的老友，他竟激励我到西澳暂居，可提供一份双倍于我目前薪金的工作。我从未踏上澳洲国土一步，未知这地广人稀的国家的草原有多可爱。我在与他茶叙半小时后，只能告诉他，在走投无路时，我或会到西澳看日出日落，那时希望他能伸出援手。

## 缥缈之美

我的假日多消磨在大自然中，白沙海滨远处云雾缭绕中的那一排屋宇，总会勾起我在日本海滨看到的类似景象。世界各地的海，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浩瀚的

波浪之上，总悬挂着一派朦胧，而由此朦胧幻出的缥渺美，那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特点，老教人百看不厌。缥渺美其实也正是人生存下去的精神力量，在翠绿是非常稀罕的阿曼南方都市沙拉拉的海滨，我所看到的阿拉伯海一样也在浩瀚中托出缥渺美来。

有时我会跑到裕廊山或云南山岗去流览市景，从山岭看下面的景物，会多了一层超然物外的感觉。人世间的尔欺我诈，勾心斗角，到头来骨灰一瓮，既没给己也没给人留下什么，在山岭上静静一想，就会领悟到人生的真正意义何在。

## 稍息之所

但大自然也只是我的稍息之所。泛览一些古代诗人的诗歌，就也能在他们的恬静作品中，领略到大自然其实只是他们遁隐的栖所的道理。

任何作家或诗人在其作品中所塑造出来的优美意境，其实都是他们在极度悲伤与无可奈何的困境下，从大自然中寻找到的那么一刹那的美，只是他们的高超写作技巧却能巧妙地把刹那欢乐化为永恒美。他们由此获得解脱，我们后人也由此获得慰藉。

## 永恒之美

化刹那欢乐为永恒美，或许可说是一切艺术的共同特点，人类若要进步，自然不可以此为最终目标，但却须以此为忘忧灵药。

我在流览古诗人的作品过程中，既看到他们如何无可奈何地以寄情山水来解忧，也悟到自己该如何在残酷现实前破帽遮颜继续前进。往事都一如退了水的河床，一一裸露在我眼前，我既看到残枝败叶，也看到绚丽的贝壳，夕阳若是近黄昏，我却由它艳红余晖所映照出来的灿烂，看到傍晚入夜前也有足以令人消魂的景物，我想这些景物足以令我燃烧生命中最后的岁月。

我由早起的听鸟鸣，与夜读的进入古代诗人的意境，找到生命的欢乐源泉。生活在变化巨大的人们不会没有哀伤。但晨阳夕照，与文学作品中蕴藏的永恒美，应可抚慰我的哀思，我由此找到继续为人间营造永恒美的精神支柱。

22.1.1989

# 情 思

在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岁月里，我最喜欢在乡间亚答屋的门口看斜风细雨飘洒旷野的景象。那缠绵的细雨是从昨夜一直淌到清晨的，空气也就显得有点料峭，这时有两三只燕子低低地掠过，不着一点雨丝似的，消失在烟雨蒙蒙的远方，这样的景象撩起的情思是渺远的。

年纪稍大一点时，有好些为避骤雨而躲进人家的五脚基看倾盆大雨落地的经验。大雨掉在柏油路上，开出来的雨花，竟似黄昏马蹄踏着石板路扬起的声韵一样教人神往。这时的情思是淡淡的哀愁。

云南园的夜晚宁静得像刚出世的世界一样清冷，远处飘来的花的幽香，应是她身上发出的；风的轻吹相思树的轻响，就是她的轻盈的脚步声；何

处的同学的宿舍飘出的轻音乐声，竟似海上的絮絮的波浪声了。我那时的情思是苦涩与辛酸的混合体。

黄昏雨飘洒在异乡的浅草，冬寒加上乡愁，雨幕后的落日余晖，与亮着的屋檐的红灯笼的红光互相映照，在东洋小调的衬托下，我算是真正尝到去家离国的愁滋味了。

古朴建筑物由于樱花盛开呈现出来的清新美，而益显得它的古拙美来。但黄昏时分柳絮的飘荡，却可为古建筑物增添朦胧美。在京都火车站顶楼的啤酒花园喝啤酒，我就眼看东、西本愿寺在暮霭与柳絮的映照下现出一派迷幻美来，我那时只有把自己化入那一片情景中，才可避免溺死于那幻境里。这样的凄美的情思，是中年逆旅途上才会有的。

最近偶尔翻阅韩国诗人许世旭用华文书写的散文集《城主与草叶》，才知道这名大汉对大自然奇景迷恋之深，他往往会因看到美妙的自然物而感动得流泪。

我对自然景物就没那么痴迷的爱，我既带着主观色彩看自然，自然也就难免要染上我的思绪与感情。同一景物，在不同年龄，以不同心态去看，就有不同的姿态与风貌。

我曾乘船游漓江，仲秋的晨雨在江面开满了水花，也为远处的山峰抹上一层淡墨。不是刻意营造情调，但为增添游趣，我临窗进食且饮酒，这样一来我自信我看到有生以来最具隔雾看花之美的山水了。

酒后的朦胧，雨中江景的凄迷，远山的淡去，秋景的肃杀，我除了化入这些情景外，我将何以解脱呢？岁月飘逝，这些情景就像我的其他只可追忆的情致一样，又都蒙上一层轻烟，若隐若现，让我时时可窥探一番。我带着唐诗宋词元曲看自然，自然都涂上诗词曲的意境美。我于此也感悟，古诗人词人创造的意境，一半属真，一半是想象，只要心静气平，浅水小丘也有诗意可品赏。人入中年，友伴只有逐年减少，不会与年俱增。不是夭折，而是你进步了，而友伴落后了，或者相反，这两层原因都使友伴减少。此时若又故知重逢，非为续情，只为话旧。最爱黄昏坐在海边，喝点啤酒仰望海景，此时心中最有诗情画意，故知相逢，情景与此相似。

午夜过后的街道，清冷得很。周遭出奇的静，众人都在深眠。隐约里，我似乎看到旭日即将东升。暂憩非为偷懒，寄情山水文学应是丰富精神生活。在摸索的时代，先充实自己再去探索道路，也许会生活得更愉快些。

12.2.1989

## 心造意境

推开大厅的方格玻璃窗，就可看到小小庭园里的一丛杜鹃，一棵山茶花，一株古梅花，一小方飘着几叶浮萍的池塘。初春杜鹃花红艳艳簇成一团，冬天古梅树发出几朵有幽香的白梅花，天气都有点寒冷，香凝住了，美也冻住了。这样的景象，我似乎在好些日本作家的住家照片上看过，自己旅居日本时也亲身体验过。我想一个写作人要有个宁静的心灵，他必要有这样一个居住环境，而要有这样的环境，他得有固定的收入，而这收入最好是来自卖稿件所得，不是做些拉拉杂杂的工作换来的。

有位文友问我为何久不写诗，我说我已没激情，其实另一原因是我也没个恬静的心境。进入品茗苦茶的年龄，要嘛就像王维找个辋川隐居，再吟山

水诗；要嘛就得像杜甫那样饱经沧桑，写出一些像“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或“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那样愁得有如黄梅雨的诗句来。

在教人伤感得恰如缺乏嫩寒的春，或少了红叶的秋的此时此地，我想最恰当的做法是学日本俳句大师芭蕉那样背着诗囊到处浪迹捡取诗情，可我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吗？

我常常幻想把我的老年岁月掷在杭州西湖畔的闲步或扔进钱塘江畔的听潮声中，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或明清小品文，都是我晨昏吟咏的作品，偶有感触，自会发之为文，可那时我能找到知音么？

在似春似秋而都有所缺憾的时代与地带，我们可以做的应该是为人间增添永恒美。现代知识分子固然较诸古代的有较多出路，可却缺少可采菊东篱，与悠然远望的南山，心态既不易趋于恬静，要捕捉自然的美也就难于上青天了。

我不是说写作人一定得远离尘嚣，我只是认为他要创造出幽美意境，他心中就得先有诗意。对前景忧愁，不一定是坏事，美梦加上愁，还是可写出“雁过也，最伤心，却是旧时相识”的酸中带凄美的意境的。但若只有愁，而却缺乏美的意境，那就只有溺死在愁境中了。

在物质生活丰足，而精神生活贫乏的时代，深恐前路无知己的人有时是得为自己营造个精神休憩所的。这并非纯为自己寻求解脱，在此休憩所所感悟的一切，若

发之为文，也很可能是记录此时代风貌的一点点痕迹。

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营造的一个幻境，透过幻境看人生，正是人生活下去的勇敢的来源。艺术更是从幻境中呈现出来的、富有作者美丽想象的世界的具体化。

生命是短暂的，相对来说，宇宙却是永恒的，人类的一切建设，在地球毁灭的那一刻，人类若还无法移居其他星球，那一切的文明也都将归为乌有。从这点来看，在还有知音的此时此地，一切能操笔为文者，我想都应奋笔直书。现实中的宁静幻境或许不易找，心造恬静意境却是我们可以努力追寻的。

22.3.1989

## 十颗种子

不同的民族关于天地日月有不同的传说，美丽的传说从上古直传到中古，又一直到现在，今人识别了传说中的不真部分，可不真部分却曾支撑人类从愚昧走向文明。由此证明人类绝无先知先觉者，历史都是在错误不断得到纠正中前进。

屈原投汨罗江，楚国历史并没改写。文天祥歌颂正气，南宋保不住江山。史可法死守扬州，明朝终于覆灭。我们怀念历史名人，纯粹因为历史无法改写。

曾经有段时期很多人都说历史发展规律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事实说明叱咤风云者可令潮流转向，历史改道。历史并无公式可套，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兴衰，须靠千万才智之士探索与拟定前

进的道路。

为了赶路，包袱越轻越好，我们曾经因此抛弃了包袱中好多好多的好东西。在气喘吁吁时，我们发现没了屈原的爱国泪、文天祥的浩然之气、史可法的坚守情、林觉民的诀别意。没了树荫可供我们憩息深思，我们无由继续前进。

我们播种，在寸土尺金的都市。十颗种子，就撒在岛上各个角落上。把树林还给众鸟，有人这样歌唱。我曾在山岗行，众鸟的欢唱令我心醉，一长排的芭蕉开花时，我在扶桑的雪山上的薄雾里徘徊。一个严冬，我在新宿御苑看到落尽叶子的两长排的树木的枝桠的苍劲。初春时节，光秃的枝桠又冒出嫩黄来。树根在，没有枯木不逢春。

秋的萧条，才会教人想起春的诗意。在仲夏播种，时节是晚了些，却总比在秋末哀叹落叶好。

传说由于对大自然缺乏认识而产生，神话却因此支持着人类前进。科学定律也不是一成不变，人类总是在不断犯错中前进。橘逾淮而为枳，即使是枳也带着橘的酸甜与清香。尧舜禹，俱远矣；夏商周，尚可寻；莽莽宇宙，何处是尽头；悠悠岁月，何时是终点。自地球有限的生命来看，当末日到来那一天，而人类若又无法移居其他星球，一切人类文明都将化为乌有。自人类文明史来说，那样的时日又何其渺远哉？古楼兰的灿烂而今安在哉？丧失自我，就会在地球上消失掉。

我们播种，十颗种子，种子发芽成长，会长出一棵忧国忧民的范仲淹，一棵为民歌唱的杜甫，一棵笑傲江湖的李白，一棵浔阳江头哀唱的白居易，一棵长河落日圆的王维，一棵把酒问青天的苏东坡，一棵气吞万里如虎的辛弃疾，一棵雁过也最伤心的李清照，一棵断肠人在天涯的马致远，还有一棵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都不要紧，只要是树，能供人避暑的树木，我们对种子就有期望。

所有的传说都带着美丽的色彩，种子也带着传说的色彩，我们有期望，就因为一颗种子是一个充满绚丽色彩的梦。

10.4.1989

## 绚丽的飞翔

天空任鸟飞，你站在高楼上远望，许多远处的美景都朦胧在你眼前，因此你想象，鸟飞高空乐趣一定无穷。有一天你坐上飞机，在云层上飞翔，你才惊觉机外的天空是多么地单调。天空的美因为有云彩的衬托与变化，坐在云上，云在机下变幻，那美景就再也无法亲睹，连细雨轻寒带来的诗意也无从品味。飞的单调，就如为生存而吃饭一样教人厌恶。

在一次横渡太平洋的旅美途中，在二十多小时的窗外毫无景色可言的寂寞中，俯望洋上的蓝得发黑的洋水与小得像积木的油槽船，俨然就是最高雅地享受。

一些世界名曲与古典音乐，往往就是单调、乏味、漫长的飞翔的最佳调

剂品。若音乐使人感到生命的充实，离陆的飞翔就教人觉得虚妄与空洞了。我这样的想法，最近竟然从一位曾是我的学生的年轻人的谈话中得到佐证。

有谁会比渔夫更懂得鱼的习性与海的脾气，当一位空姐说飞翔是单调的、空虚的，谁不会说土地是芬芳的？飞翔是实现凌云壮志的必要过程，可高飞中的岁月是没色彩的，只有踏着泥土闻花香，赏自然景物，深思人类的问题，钻研某一门学问，这才是充实岁月的做法。悟到飞翔的空虚，而想以学问充实时时消失中的年轻岁月，这是对生命的最佳感悟。

我曾在挂满字画的一间斗室，与一位年逾古稀的书法家闲谈。刚毅而又颇自负的他，自认定居此小岛卖字为生，是社会遗弃了他。我知道他有过峥嵘岁月，或者说飞翔的日子，但那果真是社会重用了他吗？如果在飞翔岁月中所作所为，尚须后人评价定是非，那飞翔可能就是虚妄的。醉心并钻研一门艺术，即使那不属于你的飞翔的范畴的事，却肯定会给人间留下美的艺术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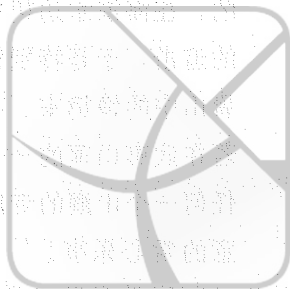
暮年而向往飞翔，青春而希望落地，他们对生命的感悟何其不同哉？

钻研某一种艺术而不为人所知或赏识，那是很落寞的。但是艺术或学问的长进，不可靠海阔天空的飞翔，或者说一般市民的阿谀的赞赏声。艺术与学问的长进，得在特定的范畴内飞翔。艺术是把生命向横方面发展的人的温柔窝，一钻进这温柔窝，若又时时探头出来看尘

世的纷纷争争，那艺术造诣就会停滞在较低的层次上。艺术境界中有桃花源的仙境，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幽境，这些都得靠钻研者本身去探索、飞翔、寻觅。

一般的飞翔是空虚的、单调的，在特定的范畴内飞翔是充实的、多彩的。一般的飞翔有时是为了摄取某种精神养料所需的过程，可在摄取养料后，一定得躲进特定的范畴内去飞翔。像后者这样的飞翔，是多姿多彩，绚丽灿烂的。

25.5.1989



## 善游的鱼

近来天气闷热得像是失去了水份似的，往海滨水边树林躲，也躲不开炎热的追击，于是特别怀念起在日本盛夏避暑山中的情趣来。有时也凭空想象此时若在武夷山顶的一个小庙，或五岳中的任何一个山巅的寺庙消闲，那该是多惬意的赏心乐事。

缺乏四季的调节，生活实在单调得比误喝肥皂泡还要无味。一些留美学生说学成流浪在外国，有屋子有车子，生活多逍遥，其实他们忘了说，还有春花秋月冬雪，那才教人神往呢？现在有人呼吁，教导中学文学，应该讲求细腻与浪漫。在这干燥，追求功利的社会，天气又这么闷热，浪漫情怀真不知要从何产生？更何况我们自愿舍弃唐宋的浪漫，而刻意去追寻拜伦雪莱的浪

漫，这浪漫就显得更邈远了。

那天阅报，知道近年来有更多人到外国寻找更翠绿的草原去了。我们能怪谁呢？即使有人彻底读懂了华兹华斯歌颂自然美的诗歌，他会热爱这终年炎热的土地吗？一名远从英国来的英文教师，竟然对学生说华人南来新加坡是愚蠢的，而英国开辟新加坡也是不可想象的。孔融让梨被目为傻人哲学，岳飞尽忠报国是一些人的笑柄，莎士比亚是好多学生诅咒的对象，我们有什么吸引力吸住要寻找更翠绿的草原的人们呢？

我们要创造繁花似锦的环境，这改造大自然的勇气与精神诚然可嘉。可一个民族若丧失民族自豪与自尊而变为异族，他们不会继续奉行择善而居哲学吗？人生是什么，生命有何意义？对于对东西文化都无所依附的人们，他们会思考这样的问题吗？生命就是一连串的挥霍，在年轻的岁月里，在挥霍中感官得到短暂的快感，在挥霍之余心中感到淡淡的惆怅与空虚；年老了，与少数同病相怜者憩坐相思树下，喝杯奶茶，谈些不着边际的废话；许多人就是这样度过一生。

燠热的天气，我只有借文学作品中春景秋风冬寒的描写寻求解脱。在文化上无所依附者要怎样开脱烦忧呢？我可把我的感悟告诉别人？可当你看到来与你分享你的感悟的，独独缺乏在物质生活方面最丰厚的人时，你就会反问，这样的集会是不是另一种宗教活动？文化修养若不是流在人身上的血液的一部分，而是穿在身上

的一袭衣裳，那是多大的一种悲哀。

人是浸在他生活着的特定环境中的一条善游的鱼，他身上带着特定环境给他的一切味道，包括铜臭味与庸俗气。我有时真想游到异国的山巅小庙静静度过宁静的岁月，那时我就可渐渐洗掉我身上带着的腥味。在炎热的月份里，这样的欲望尤其炽热。我还这么做，一是缺少经济基础，二是还舍弃不了这社会。可有时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很可能是文化上的善后工作时，就更想乘一叶扁舟，遨游于长江大河了。

3.7.1989

## 无为的艺术

六十年代日本学潮的汹涌场面，我只能从传媒报导与图片说明去想象。七十年代后半期我在东京的那几年，经常看到零星游行，秩序井然，一点火药味也没有。八十年代的日本街头，更显得一片宁静，前几天《朝日新闻》的专栏《天声人语》就以《无为的艺术》为题引用已故散文家吉田健一的平凡生活说，认为人应在平凡安宁的生活里体味人生的意义。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会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对生活有不同的要求。在一个制度僵化，知识不受重视，人材无用武之地的社会里，人们要求的是变革，绝不是悠然自得的生活。

可形为物役却是我们的社会特征，这点东京与我们相似，只是他们

的程度轻些，因此我又很欣赏《无为的艺术》一文中的  
一些论据了。一个人的分分秒秒的生命都是有所为而活  
着，而且所谓有所为指的只是求取更丰富的物质享受，  
我真的是看厌了这样的奋斗与努力。

有一段时期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常常有机会在黎  
明里看新柔海峡。那个午夜下了好一阵细雨的黎明，在  
嫩寒中飘浮的空气带着清新的花香，海面很平静，柔和  
地荡着千万朵细浪。远处水天交界处漂来一叶扁舟，那  
渔民在悠闲地收集捕蟹的笼子。我觉得这是一种艺术化  
了的生活。

往后我在桂林漓江看到乘舟并以鸬鹚捕鱼的渔民的  
潇洒形象，竟然比日本长良河上黄昏乘舟利用水老鸭捕  
鱼的为娱乐宾客的老人优雅。后者无疑的很刻意要为宾  
客提供一份生活的悠闲，可人工痕迹太显著了，前者只  
求三餐温饱而划舟江上，可就在不经意间为人间提供一  
份艺术美。

乘游船巡航于东京港口，俨然已是闹市日本人的“  
无为艺术”的一种方式了，可是心情不平静的都市人，  
能借着游港湾而体会到“无为艺术”的美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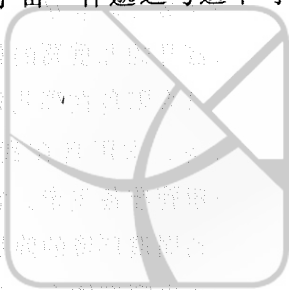
我在品赏俳句宁静意境之余，就常感慨现代的人生  
美早已被庸俗的物质生活破坏无遗；有时便转而去读些  
闲适的诗词，以寻找更多的无为之美。

可以裂岸的千堆雪似的浪花，若是为扫荡沙滩上的  
齷齪而来，则这澎湃背后就有足以教人神伤的悲哀；无

为的艺术，若是为弥补生活空虚与恹恹而兴盛，则这悠  
闲里就蕴含着无奈；很不幸的，我们正生活在这样的时  
代。

道德乌托邦而非理性思辨的理想，早已幻灭，形为  
物役的生活方式，又教人无从体会人生的意义。老庄的  
清静无为，显然只能作为克制物欲的消极原则，人生应  
有更积极的层面。“无为的艺术”有其逍遥美，逍遥应  
是前进的避风港，而不是人生的终极。可什么是积极的  
人生，这答案就像宇宙一样邈远与遥不可及。

16.8.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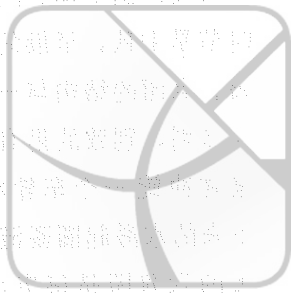
## 淡淡阳光

在嫩寒中晨跑回来，淡淡的阳光洒在窗外的绿草上，一只太阳鸟在我窗前盛开的九重葛的枝上筑巢，去年也有一只太阳鸟在那儿筑巢并孵出两只小太阳鸟。太阳鸟在我欠身站起时就扇动小翅膀准备飞走。它抖落的惊慌教我领会到周遭环境的险恶复杂，即使太阳鸟对此也颇有体会。我不知道眼前这只太阳鸟是不是去年的那只母鸟，如果不是，那它很明显的已遗传了母鸟的警惕性。

我喜爱这样的淡淡阳光的宁静的早晨，在淡淡阳光下喝苦苦的中国茶，喝后口中留下的甘味，直教我的头脑一片空灵清醒。然后我看这窗前九重葛在微风中摇落一片婀娜，偶尔飞来的一两只蜜蜂与蝴蝶，与太阳鸟和谐地共舞，我想宇宙间的生命原本就应该这

样安宁平静。

我每天都需要有一段这样清醒的早晨，供我思索一些问题，阅读一点文章，涂写一点东西。我深深明白创作前须有个理智与清醒的思考过程，没有经过理性认识筛滤过的感情，会是滥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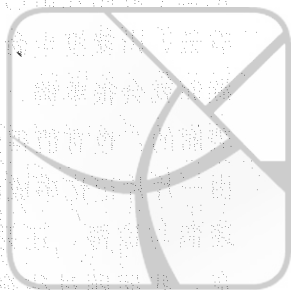


## 朦胧意境

由日本下关回东京途中，我曾独自一人冈山下车，跑去观赏一个名园，时节是中秋，早晨的风相当冷，天气阴晦。名园的结构与一般日本园林并无多大差别，别致的是有道由竹筒引来的山泉在冲旋一个车轮状的轮子，轮子洒下来的水激起圈圈涟漪。论园景，金泽市的六兼园是很突出的。可能是秋天早晨，又是单独一人在观赏园景，于今回忆起来，我竟要用朦胧二字来形容冈山名园的园景了。

许多优美的意境都因有记忆的色彩而益发深远与可回味，童年时代阅读的民间童话有时竟会成为丰富想象的凭据。一切感人的情景都须在人的记忆里浸淫一段时期，再加入了回忆者的主观感受与情感，那情景才会显得更有

个性与感人。记忆像层薄纱，会使远去的事物更有邈远美。创作中的情景，与现实的也须隔着一层纱，纱太厚，过于朦胧了，读者就看不到其中有现实中的真；纱太薄了，太显露了，欣赏者会厌倦于那是现实的复制品的单调。清晨的深思的结果，我爱在夜晚小饮微醺时再思索一番，许多人间的美的意境是惟有在微醺时才会呈现的。



## 浓茶不消残酒

异乡深秋黄昏与挚友闲谈人生，记忆中的湖光山色已渐渐淡去。山若无云，山就没生命，湖水若没有涟漪，湖面就会很单调。即使是错误，只要是美丽的，也有值得追忆的必要。人生是由一片片记忆串成的，无论是乍遇时的迷惘与惊愕，还是偶遇时的惊喜与无奈，我回顾过往毫无悔意。重逢不是偶然，重逢而能话旧，即使话旧的深度有限，至少说明故雨历经岁月折腾，思想感情尚有许多共同点。

夜色若是海洋，音乐便是浪涛声，在这样荡漾的气氛中把酒话旧，而话题若又是人生或文学，那情调就是浓茶不消残酒，有点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况味。

# 漫步江边吟古诗

我习惯于往前看，又爱为前景描绘一些彩虹，这样在回忆的同时，也较有信心前进。但人一进入中年，这些前景就只有向往恬静安宁的生活。越阅读古典文学作品，越发觉那是一座永远挖掘不完的宝藏。生命的来临应是偶然，生命的消失却是必然，来去之间你会留下什么痕迹，得靠自己对生命的体认与感悟。

我自认，一位好友也说，我追求的是人生的美。我却说，我要保留的是真，维护的是善，追寻的是美。生命有限，美的追求境界无限，一个人的一生若能对人类追求美的理想有些许贡献，应该于愿已足。

我不屑形为物役的生活，在大部分人生责任已完成的晚年，若有足够的积蓄，粗茶淡饭，漫步江边，品味古诗词，继续写些对美有所感悟的东西，应是“夕阳无限好”的意境的体现。

8.10.1989

# 枫叶秋情

秋雨中撑伞漫步温哥华的史丹利公园，我只能用景秋天暖四字来形容它的奇妙处。温哥华是多雨的城市，中秋的十月，街边的枫树都红透了，矮小的枫树叶子红得特别明亮，高大的枫树叶子黄里透红，一片一片的叶子大过手掌，就这样堆积在树下，好多天才有人来把它们扫成一堆，并不清除掉。我想这是诗意的做法。这红叶储蓄了春的绚丽与夏的热情，就这样把它们烧掉，未免太煞风景了。

史丹利公园湖畔的杨柳依然青翠欲滴，细细的秋雨在湖面荡出千万个涟漪来，天气恰似初春般带点嫩寒，水鸭与天鹅依然在雨中的湖面逍遥，落叶木的叶子已转黄，菊花与其他花卉开得特别锦簇，凡枫树都叶子红透，这不能不说

是秋景了。可气温的不冷，与水禽的活跃，却要比中国江南的仲秋还有生气，我因此要说景秋天暖了。

我看过秋天菊花盛放的美景，但史丹利公园诸花齐放的烂漫，却恰似春景了。秋雨中的湖中的水禽，我在扶桑看到的，都是瑟缩着的；只有史丹利湖中的水禽是活跃的游着的。

我从拍成电影的地方戏剧中看到仙境般的景物，可只要仔细端详，就看得出那景物是虚设的；而文学上所描写的冬雪或秋雨与景色的配合，往往都是作家移花接木的手法的表现；史丹利公园的自然景物却是千真万确的，温哥华的秋雨也是淅沥有声的，但在秋雨淅沥声中的自然景物，却教人怀疑那是仙界才有的。

我走过美国的一些公园，始终无法品味出西方园林的美妙，克里夫兰郊外的低低矮矮的民房，曾使我想起童话中的故事来。美国小镇的纯朴宁静的风情，老教人兴起归隐的念头。只是江南水乡的风情，总不能从西方园林中去寻觅。

史丹利公园总教我看到了江南春晓的景致，除了缺少了山峰，这公园的一般景物都很像江南。水是江南的格调，水禽闲游的是江南的姿态，杨柳摇曳出的是江南的风情，百花开放出的是江南的绚丽；秋雨落出江南春雨的迷蒙，天空映出江南早春的韵味。除了历史情调，史丹利公园的一切都可以说带有江南情调。

然而正是这种缺乏江南历史情调，使我怅然若失。

我知道古华已到温哥华定居，他生活中再也没有芙蓉镇了。我很想与他煮酒谈文论艺，可惜当时他正好远行在外。我天天清早到唐人街华人餐馆用早餐，老移民百无聊赖聚首闲谈的情景，活灵活现刻划出移民者心灵的空虚与落寂。我因此知道史丹利公园纵使有江南的情调，缺乏了历史文物与传说的渲染，这公园的景致就显得那样轻灵飘渺，无法捕捉的了。

我曾在唐人街附近的中山公园漫步两回，中国园林的格调也无法消除我的乡思。我在华人餐馆吃中菜，甚至喝青岛啤酒，我始终无法捡回我失落的乡情，我不得不说中菜与中国园林，只是慰藉我的乡思的事物。

史丹利公园的每一角落的景色，都可找到中国江南的美，只是笼罩美丽景致的，并不是历史情调，而是淡淡的乡思。这乡思会随着春草碧绿而蔓延，秋雨的降落而泛起，在那样的时刻，我或许就只有逃到史丹利公园去消除我的乡思。

我并非不爱史丹利公园的诗情画意，我只是觉得它缺乏江南浓郁历史情调；这样它的景物就似仙境，却又虚无得有点教我无法捕捉。它的景物甚至冷艳得有点像张岱的《湖心亭看雪》一文中的雪景，但却又清高脱俗得无法教我淡忘。

20.11.1989

# 众鸟高飞尽

# 孤云独去闲

## 致殷宋玮的信

我已近乎半年没写文学作品了，在每次从国外短游回来后，我的心情就显得更空洞，感悟力非常低，对周围的一切都麻木。我也不为文造情，我宁肯让外国的一些景物深埋于我心，随岁月的消失而慢慢沉淀。到有一天，这些美好或带有遗憾意味的记忆，若能自然而然在我的文章中出现，对我那是另一种喜悦。我这半年来就这样平静地生活着，看些没实际利益但自认能充实我生命的书。

我欣赏你说这岛屿无座标，其实何止无座标，岛民的狭窄胸怀才教人心寒。在一池将干涸的池塘中，你看到的不是相濡以沫，而是互相冲刺与攻击，这现象造成有时我只要在某一场所露一露面，就得躲起来一段时

期，以免招人物议。我这几天最想做的就是到某名山的某一庙宇去深居半年，静静地思考一些问题，默默地研究一两个课题。

## 伸出思想的触须

仅在下身包裹一块破布的土人，如果硬硬要穿上名贵皮鞋，那就真够滑稽。但你也不用为此而悲伤，有能力与技术的话，名贵皮鞋还是应该先做好并收藏起来的。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我最欣赏的是顾炎武，做人最要耐得住的是寂寞。这位出门轮流骑两匹马，以两匹骡子背着大量书籍随行的明朝遗民，他足迹几乎遍及整个中国，考究“家”有一百三十七个读音，终于完成《音学五书》，那是多么枯燥无味刻板无趣的生活呵。亭林的智慧照亮了清朝近三百年的学术界，而他是背着国破家亡的沉痛在做这样的工作的。

思想光芒一直照到谭嗣同的黄宗羲，终其一生又何尝不是寂寞备尝，艰难历尽的呢？《明夷待访录》并不是写给康熙皇帝看的，而是有所期待于未来的圣主，这一点我不一定敢苟同，可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寻知音，在很多历史时代是要失望的。

王夫之遁居山间窑洞，穷得连白纸都买不起，只好到垃圾堆中去捡些可用的纸张，著述了好多史学与哲学的著作，可是在清朝两百多年里，竟然没人赏识他。一

直到近代，才有人开始研究他。

我一向来都认为地球是无疆界的，国家是人为的划分，学问与知识是属于全人类的，也是没有疆域的。一个人实在是不能没有一小块定居地以谋生、以学习，并以求发展。但他应该伸出他思想的触须到世界各地去，去发现，去体会，去探索，去追寻，那一切新的道理。

## 文章底下的哲理

我很欣赏蕴藏在你文章底下的哲理，它说明你是个有思想深度的年轻写作者。我在你这样年纪时，也曾深深的忧郁过，而且在忧郁中我竟然找到幽美的意境，那犹如一朵开放在寒冷，冰封的悬崖上的小花，香味浓浓且凝滞着，我就在凝着的香味中度过好多岁月。然后有一年我翩然飞到樱花盛开的上野，一种凄清且带着很浓的悲剧色彩的文化特质，立刻使我在痛饮啤酒后的迷蒙中找到生命的解脱。我在落日溶溶的异乡的河旁或街道，度过盛夏与严冬，淡淡的乡愁与轻轻的异乡乐，像陈年美酒那样交织在我心头，我想自此远走他乡，却又怕从此断送了根；我静静回到故土，却又重尝到孤独的滋味。

在高谈阔论惹人厌的好多次教训后，我为自己找到一个清静所；静静坐下来研究一些东西，偶尔出来露露面，但一露了面，就得赶紧再埋头苦干，免得别人厌恶你。

要看得开，看得远，绝游息交或许过份点，但别对周围的普通朋友有过高的期望。包裹着破布的土人，要求温饱是要务，其他的什么东西都可典当变卖，无须为此伤心落泪。

## 品赏寂寞的达人

你一生所做的，如果对人类的前进有好处，那就不一定只供岛民参考，五湖四海的人类都可参阅。我最近在国大图书馆的一些藏书室，看到许多有价值的著作，而且是关系到岛屿前途的政治经济的大作，都冷冷地躺在那儿，没人涉猎。在岛屿上，学者也是很寂寞的。

好多年前的事了，我很喜欢《绿岛小夜曲》这首歌，无论旋律或歌词，都很能表达出我心中的落寞感。我由这首歌也体味到这么一个道理：落寞其实也有幽美的一面。

这些年来，生活磨练与波折，至少让我知道，提升自己最为重要，我们无须为将井当海洋的人而感慨，我们也无法带动不想前进的人。我现在是相当能领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滋味的，至少远来之朋，可为你带来一些不是岛民所能有的新的知识与看法。

还有，没有语言的自然，我们也很可以与之相对，“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那是极端寂寞者的排遣

时间的做法，可“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却是孤独者能欣赏寂寞的高超意境。这样的品赏自然，会比担忧下体包裹破布的土人穿名贵皮鞋会不会太滑稽来得更积极些。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那便是一种我欲远离尘世，乘风归去的高远意境。不管陶渊明是不是亲自躬耕，在温饱问题解决后，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不一定就不积极。别让忧伤淹没了自己，在人类的历史上，悠闲地生活着有时也是对时代的无声抗议，相信你能体会到这话的涵意。

此文刊登时，很可能我还在东京街头与朋友高谈阔论，仲春的薄寒将使我嗅到自由的芬芳，然后归来才为下体包裹破布的土人痛哭。不这样的话，一味沉思，我看我们迟早会自杀。

14.5.1990

## 让洪荒洪荒下去

人家费尽心思连续创下好多个记录，我竟然感到非常的悲哀。无知、粗浅阿Q式的陶醉，我想尽一切的有关形容词来形容那种毫无意义的创举。我觉得这社会离我越来越远了，有人倡议别提一百多年之前的民族历史文化，有人声言第二语文不一定得学母语，有人煞有介事说特选学校对种族和谐不利。想自我断绝于民族文化长河之外，并封闭起来制造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自欺欺人的玩意，就此度过虚妄的一生，与这样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我有时想这与孤单单生活在沙漠上的一角又有何差异？

我曾在阿曼南方都市沙拉拉的海边看到一派匍匐的绿，那是一种爬藤类，叶子宽大而呈浅绿，开着紫色的

花，只有那么数朵。在处处一望尽是沙石的阿曼，兀然看到这盛景，我曾为之惊叹了好久。但在辽阔的阿拉伯海边，除了澎湃起伏，哗啦啦的浪涛声，与几只翱翔的海鸥外，我竟然看不到另一个人影。沙漠中的花朵与绿叶是多么地寂寞，我两年多来始终无法忘怀这景象。

我有时就这么想，与我有一样想法的人，就都是沙漠海边的花朵与绿叶，我们是寂寞的一群。我这种想法，最近在东京与三两位好友痛饮时说了出来，其中一位很惊讶在文化上我们竟有这么深沉的痛苦与隐忧。真的，我这半生还从未在其他国度见过在沙拉拉海边见过的爬藤类。我在马斯喀特街头看到的都是九重葛，我由此知道生长在沙漠的花朵生命力都很坚强，我因此推断大叶紫花的爬藤类的生命力很强。我们若是一群开在沙漠上的花朵，我们注定就要孤单落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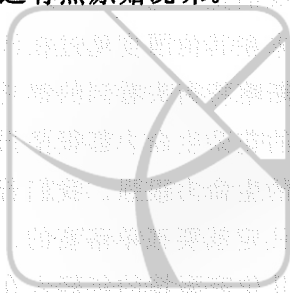
我在台北，与几位有激情的年轻人在阳明山下的日式餐馆用午餐。我们从台湾的前途谈到民族文化，又谈论到丧失本族文化的悲痛。“你可以呼唤呀，你一呼唤，我们就响应你。”一位很热情的新交这么说。台北开始流泛着自由与民主的潮流，在阳明山下喝啤酒也很惬意。可要是你在沙漠里踽踽独行，你即使呼唤破了喉咙，会有人支持你吗？

我们这儿有许多喝惯了淡乎寡味的蒸馏水的人，从来就不会品味中国茶的芬芳，或啤酒的香醇，却偏偏要在喝了蒸馏水后，再生喝几口酒精，然后沉醉在自织的

梦境中，高唱夜郎自大的歌。这样的人，老来只合在浓荫树下的咖啡摊喝那么一杯奶茶，言不及义地谈些芝麻绿豆的往事，弹尽年老岁月。

在边缘地带生活，或许可以整理一些已有的美好事物，像海边的大叶紫花，让后人看看这儿曾有过的刹那美景。洪荒地带，有时让它洪荒下去，总比勉强栽花植草，或搞些什么创些什么记录的无聊玩意儿来得朴素些、美好些。既然我们无法改变沙漠，就让洪荒洪荒下去吧，至少它还有点原始况味。

12.7.1990



## 背着历史走天涯

有机会在异乡深秋的街道踽踽独行，我才惊觉自己背的竟然是五千年的历史。那天清早在温哥华搭巴士到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正是潇潇秋雨飘洒的迷蒙天。我在犹豫前来的巴士是否到该大学时，有一名面貌异常清秀的少女也趋前来，我赶紧用英语探问道路，而后她邀我坐在她的座位上，说是一道到大学去。

在猜错她是来自台湾或香港之后，我改用日语与她交谈。她只身横渡太平洋到北美西部的这个城市，为的是学好英文，我追问她为何不到美国大都市去，她说美国治安不好，而温哥华较多亚洲人，尤其是华人，她在心理上会感到安全点。

我在哥大校园独自漫步时，看着

她的娇小背影在微雨红叶中渐渐消失，我又惊悟到中日文化关系的源远流长。

我就曾这样背着历史在美国呆了将近一个月，但即使我用怎样中华的眼光看华盛顿广场，或克里夫兰的乡野小镇，我总看不到与东方文化相似的幽静与含蓄美。

哥大的细雨中的红叶，勾起我对京都中秋岚山的追念，史丹利公园的雨景却使我窥见西湖的江南早春的情调。我由此看到文明古国的多灾多难，却也由此看到古文明中浸过的日本少女的优雅气质。

我恍然觉悟，历史其实不是背在我身上，五千年的文明已逐一化为我的血液，我不止举止带着我族历史的色彩，连观人察物也带着历史的色彩。

新近读张岱的小品文，始发现他的心中沉痛较之柳宗元更为深远。柳宗元只是有理想无法施展，张岱的感情，大约只有背着历史独走天涯时才能体会一二。

背着历史潜居山中，而又默默埋首写明史，张岱满怀的悲愤之情，只有借湖光山色来排遣，他小品文中的那股孤冷凄绝的意境，我在异乡黄昏的街头颇能领会，我想背着历史走天涯的一乐在此。

16.7.1990

## 前瞻断崖层层

## 后顾奇石累累

那天晨跑后正打算折步回家，天竟下起毛毛雨来。雨纤细得近乎无，我也就不在意地漫步逍遥。路过那条幽静的熟悉小道，眼角忽然有一大片细花随雨而下。我定神一看，是那株枝干都缀满小粉红花的花树，因为微风细雨的吹洒而落英缤纷了。我那近来颇为干枯的脑袋，突然闪出一道亮光，我随即发现有一道清泉涌入我心中，我应该积极发掘生活中即使是那么渺小的美来，使自己的平淡生活多一点色彩。

在前瞻看不到彩霞漫天，而后顾又尽是河床水退奇石累累，往事如暮霭的困境下，我想花费三、五年去整理一些陈年往事，再也不去细瞧现实。待老来背着一串历史，几册沧桑，浪迹西湖畔或钱塘江旁，管他吹西南风还是东

北风。

想起《丝绸之路》纪录片中楼兰王国的光辉灿烂，已湮没在浩瀚沙漠中，不无感慨，也为它惋惜。楼兰何其不幸，在最强盛时，为何不出现一位有历史眼光的学人，把楼兰的历史与文化成就记录下来。国名可以在历史上消失，文化与历史是人类所共有，没人保留下来，总是憾事一桩。我从楼兰得到的启示就是：陈年老帐，总应先整理。

余秋雨在《这里真安静》一文中，竟然激励我们多找些真安静的坟地，去发掘一些可提炼的写作题材。这用意至善，可文化讲究的是延续性，遥看前景是断崖层层的悲凉心情，创作者纵有千万种风情，总是欲说还休。午夜梦醒，常常惊觉周围良友又少了几个关怀不朽盛事者。次晨起来，望跑道四周，晨雾袅袅，就有股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悲怆感涌上心头来。早已无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豪情，惟有捡点残山剩水，作为晚年娱情之用了。

然而在暮色苍茫下看劲松，心绪总无法平静下来。兰台馆梦断后，曾一度想去国离家，漂泊天涯。樱花五岁看遍了，枫叶年年依旧红似火，富士山的皑皑白雪冻死我的激情，长崎青山绿水湮没我的豪气，兼六园的古松勾不起我的坚贞。北海道瑞雪何其冷哉，仙台的夜有点落寞，大阪的黎明又何其喧闹。我能躲在阳明山下品茗吗？或是投入香江觅知己？汉城的夜既热闹又空洞，

马斯喀特的黄昏又何其凄清。温哥华的秋雨缠绵得教人心醉，华盛顿广场的清晨又寂静得教人似乎听得到那伟人的叹息。在纽约街头半醉后说的豪语，都被声浪吞去了。

《秋夜》的肃杀力仿佛依然笼罩在四周，屠格涅夫的俄罗斯大草原的芳香，只能从组屋雨后的草地去想象。泰戈尔的黎明，象一朵花来到我窗前，我要如何去捕抓。何其芳的《黄昏》的马蹄声，落在我心坎上，点点都是沧桑泪。我已抛弃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不敢怀念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只有屈原“上下求索”的意志还舍不得放开。

我们跨得过断崖吗？断崖后是一片幼草如茵的平原吗？遥望断崖，我偶然可看到山花一两株，山雨洒山花的诗情画意，我愿写出来与大家共欣赏。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得背着历史，朝断崖相反的方向去，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我珍惜每一阵细雨飘打落花给我的慰藉，也希望与我一样情怀的朋友也找到慰藉，但我们的慰藉会像因朝雨过后的赤道的中午那么炎热而消失吗？我真的无法忖测。

1990年

## 那段教人神往的日子

那几个年头的黄昏，我都是在云南园外的书摊上消磨掉的。二十多年前的山岗的黄昏，我们没太多有情调的去处，我们唯一的消遣是沿着人工湖兜一圈，再转去云南园漫步，在拐去校门时，就往往为树荫下摆着的书摊吸引着。那时候的物质生活是较贫乏的，刚刚独立的新加坡，经济上才开始向轻工业迈步，大多数学生都穷得很，许多书都是一翻再翻，到真的爱不释手时才真的买下来。然而在山岗四年生涯中，先后买下的课外书也颇不少，对我后来的处世待人写作，都有不小的影响。那是风起云涌的时代，我相对的是浸淫在优美的文学世界里。《冰凌花》，《永远跟着黄河走》，《牛虻》等等都曾教我的心灵为之震撼了好久。

在高中毕业后去担任小公务员那三年岁月里，我的每一个周末的下午都丢在书店里。大坡的中华书局、小坡的上海书局、大众书局、商务印书馆等等，都是我常去的场所。就记忆所及，那年代的书局都没装上冷气设备，顾客也多，而且是真的都是求知若渴的。远在高中时代，好不容易省吃省穿买下来的《唐诗三百首》、《宋词一百首》、《中国现代散文选》、《中国现代诗歌选》，以及欧美著名诗人选集，一读再读的结果是索性全部记下来。到上云南园时，我早已背着过多中外古今文学家的喜怒哀乐了。如诗似画的山岗景物，加上青年特有的幻想与憧憬，曾使我的感情经历过翻山越岭的折磨。

在当小公务员的岁月里，有一年我竟然报进义安学院的夜学班。我并没从讲师那儿得到多少实际的文学知识，倒是登路旁的一间小书店，是我太早到达学院时的必逛之场所。一年来我从那儿买到的书本颇不少，对我的视野的扩大有不少的积极作用。

第二年我就觉得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报进伦敦大学的函授班，被迫修经济学系。自此我成了布拉士峇沙路英文书店的常客。卖新书的，卖旧书的，我都得去钻。有时讲师列出的参考书一时找不到，就得逐家逐户去询问。在两年中，我啃下好些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何当时我竟然啃得下的书来。

六十年代初、中期的书店，好多都似乎灯火不够

亮，英文旧书店尤其幽暗。我就时常在幽暗的一个角落寻找统计学、政治学或经济学的英文书。这样在众里觅他千万遍的日子，随着我进入南大才告结束。

从山岗下来的傍晚，我还常常会跑去我中学时代经常去的白沙浮一带的书摊逛逛。与云南园外树荫下的书摊散发的优雅气息不一样，白沙浮的书摊有股市区的热烈生活气息。这样的书摊不易找到最新出版的书，却可找到海外孤本的老书，教人回味的是迷蒙灯光下有昆虫飞舞，不禁令我回忆起童年乡居的情趣来。

七十年代初、中期，中文书店有好多已改装得焕然一新，都冷气化了，灯光十分明亮，场地宽敞，书本摆设醒目。组屋区与一些购物中心，也出现了好些书店。教育制度的改变，有些中文书店也兼卖英文书了。英文书店不再只集中在布拉士峇沙路了，时报集团的书店有更多分店了，甚至也出现了几间日文书店。经济开始起飞，社会富裕了，书店的格局也堂皇了。

我在七十年代后期到国外暂居，东京的庞大书店的琳琅满目的书籍，教人叹为观止。

我在八十年代最末的一个月份归来，东京的落叶木已光秃秃的了。一日闲着就驱车上去云南园，竟然只看到一棵挂满红叶的树，书摊早已是记忆中的美好事物了。八十年代的书城的书店，大都冷气充足，灯光明亮，只是顾客之少，已不能与六十年代的盛况相提并论了。其实，不只中文书店如此，英文书店也不见得顾客

众多。我这些年来逛书店的一个最大感触是，我们的精神文明远远追不上物质文明。

早听说某中文书店辟设一间茶馆，九十年代的那一天早上，独自跑去看看。果然优雅之致，古色古香，教人心旷神怡。可惜偌大的茶馆，竟然只有一名女青年在品茗阅读，孤单单的，凄清极了。

我在台北重庆南路的一家书店看到的，附设于其中的小食店，顾客就多得很。即使某日下午在一间纯喝茶茶楼喝茶，那儿的顾客也不致于冷清到只有一位。

若把东京、台北与新加坡的读书风气相提并论，我看台北只有东京的平方根，而新加坡恐怕连台北的平方根都不到。独立二十五年来我们经济上确实取得骄人的成就，但我们的文化与精神建设显然还远远落在后头。茶香透进书香，应该是优雅事，只是知音不多，却又教人遗憾。

## 八百多年的温暖

如果在二十一年前的云南园的某一夜，我们会有这么成熟的风度，这么宽阔的胸怀，我们应该可以谱出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像今夜这样融洽的温暖，我们用的竟是八百多年的代价换来的。

当年的迷惘、激动、恩怨、赌气、敌视、中伤、污蔑、流言，都在长长方方的桌子上消失。人总要带着一些遗憾，几串记忆，三几把辛酸，一连串不愉快离别，而后让记忆慢慢沉淀，并褪色到像烟雾一样迷蒙，再由迷蒙中去探看记忆，这才恍然大悟昨非今是，而往事也倍觉有诗意了。

都已是无巢可聚的劳燕了，日子在平淡安宁中消失。再平稳的生活，也躲不开岁月的雕琢，眼尾有鱼纹，不只是苍老，也是日日月月年年的不快

的累积，被疏离的失落感，语文水平低落的伤感，大家的感情融洽了，却又拾不回当年的豪情万千。

四十个人的故事要如何连串，再平凡的生活也总有些情节，在这八百多年酝酿出来的温馨的夜里，每一个情节都掀起一阵快乐的浪潮。

都在不惑的境界中，再过些岁月，应可知天命了。纵有千万种风情，小径不再，人工湖不再，昔日的云南园的宁静不再，纵使你踏遍山岗的每一寸土地，当年的情怀已不再。岁月赋人智慧，岁月也销磨掉人的细致感情。今日当年的夕阳依旧，物是人非事事休，往昔的浓情已不再。

憧憬是年轻的专利品，怀有憧憬都有几分稚气，犹如山岗黎明的迷蒙，而且有几分潇潇的雨，洒在云南园中的竹丛上。那样的情调，那样的邈远的梦般意境，我在异国的秋夜，枕在水间小旅馆聆听山泉奔流时似曾有过。这样的情怀，恍惚飘逸，稍纵即逝，于今只有回味，一如当年的憧憬，随着岁月的增长，已烟消云散。

在中途站重聚，总比在即将到终点时相逢好。回忆不一定意味着心态已老，瞻望前路可供挥洒的岁月也还不少，要紧的是有个共同的话题。

真正的友情维系于一个共同的关心，而不是往事的回忆。阳明山麓的一个小聚，东京街头的几场欢饮，纽约深夜的豪醉，华盛顿巷尾的品茗，温哥华深秋的浅斟，尖沙咀的半醉，汉城街边的微醺，仙台酒廊的言不

及义，长崎午夜的豪言壮语，肤色与语言一样，关心事物的毫无二致，即使是偶遇的朋友，慷慨悲歌一番后，纵使十年没联系，只要一有机会相聚，大家又可继续曾中断过的友情。打开话匣，检讨过往岁月的所作所为，都为彼此的不断前进而欣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于此深有体会。

在很多时候，我与古人为友，比与今人言谈快乐。由屈原的沿江哀叹，陶渊明的采菊东篱，李白的醉倒长安，杜甫的草堂哀吟，苏东坡的赤壁怀古，李清照的雁过伤心，袁宏道的满井漫游，张岱的雪夜观景，到龚自珍的秋气之叹，古往今来，多少才人的青春，都在不得意中消耗掉。我不能从他们的境遇中得到一点启示吗？

还会有未来的二十一年，或者说四十人的八百多年，或者甚至说七十人的一千多年。二十一年后，倘若在洞庭湖或西湖的一角你我相逢，在惊叹巧遇，而又经过一番翻箱倒柜的思索后，才记起对方的姓名时，你我将说些什么？是一部《明夷待访录》的沧桑？还是一本《日知录》的智慧？

相聚也应为激励，昔日的山岗的道路已封锁。可以不可以找一找通向泰山的途径？待日，待日，在这天色将暝的黄昏。

28.10.1991

## 追踪迹

## 找道路

时间相隔十五年，距离三千多公里，气温相差三十多度，老薛与我再次见面在新加坡，两人除却鬓发添点斑白外，大家对好些事物的想法竟然没什么两样。

那年冬天，他从万里外的美国飞来东京，怀着一个要为民族献出一生的梦，与我这个颇有飘泊天涯念头的异乡人一见如故。两人在我在东京的一间木屋畅谈并小饮，互相倾诉作为飘泊在外的华人的辛酸与悲痛。

十五年来，老薛一直在香港春风化雨，我则躲进一个机构，蹉跎岁月，作点等因奉此的工作，当年的“挂剑走天涯”的豪情，早已丧失殆尽，偶而与浪迹海角的友人一聚，就只有羡慕与自伤的份。

人难免要随着岁月的增长而变得豪情不再，苟且偷安，且慢慢沉醉在看夕阳喝啤酒的悠闲意境中去。

老薛的一腔热情始终没变，然而现实的丑恶终于令他放弃了当年的理想，他举家已移民加拿大，只剩下他一人在香港谋生。

或许是读过太多文学作品，我从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起，就憧憬着有一个可以让我献出一生的地方，那想法可能是从一本童话集中得来的，也可能是从某一部电影的富有诗意的镜头化出的。

后来我到处去走走，我才知道这样的梦并不只是我一个拥有，在纽约、在华盛顿、在东京、在横滨、在温哥华，在每一个有华人聚居的地方，我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人。

然而，我发觉他们也与我一样，都意识到这梦的虚无缥缈。于是，我们偶而相遇，就会高谈狂饮，叹息时光的逝去，与理想的幻灭。

那天与暂居香江的好友聚谈，他再三激励我再到外边去看看。我从东京归来十出年了，锐气磨得殆尽，又背着一个家，别说飞不起来，连爬动都不容易。目前只能天天做点刻板的工作，以求生存，再找点闲暇，做点自认为有意义的文化工作。除此，就是想在晚年过一段悠闲点的生活。这好友听我这么说，竟批评我心怎已垂垂老矣。我承认自己已变得麻木苟且，并且也不知道要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浪迹天涯，自己再也没那么多的

青春可挥霍；而且，我在东京就遇到不少胸怀大志的知识分子，或在物质上或在精神上都是落拓得一筹莫展的。他们当中，有的为一日三餐，忙得连书都没时间阅读，更遑论展现什么抱负；有的寄食于日本大公司，算是有点自己的时间读书写作，但华文书写能力低落得教人难以置信；日文虽写得比好些日本人还好，所作的工作都无非是为他人作嫁时衣。有的奋斗一番，早已成为学者专家或专业人士，物质生活丰富得不得了，除了购置洋房，还添购别墅，别墅中廿四小时可洗温泉浴，上流的日本人，也没有多少人有这般奢侈的享受；可就是感到精神生活非常贫乏，且眼看自己的儿女逐渐丧失掉本身的文化，内心里焦急得很。

倒是老薛身在香港，一年到头好几回跑到中国内陆去好几个月，与少数民族同起居，回到香港再埋头撰写他的专文。至少这一生所留下的雪泥鸿爪，已足够后人去研究探索好些岁月的。我想老薛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生活在这时代的知识份子，确实是不易找到人生的道路的。而且，以我的生活经验来说，即使到天涯海角，也还是找不到人生道路的。这样的迷失的时代，一个人浪迹天涯，或蛰居故乡，似乎并没什么差别，而我们所能做的，看来也只有整理祖先的过去的踪迹，并不是探讨将来的道路。

或许有一天我会在香港或富士山徜徉，但那要不是为了与异国进行文化交流，便是无法见容于故乡的飘泊生涯方式了。

## 桂林之忆

前年我到桂林游玩的时节是仲秋，桂林有三件事物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是桂花的飘香，二是粗米粉的清淡可口，三是漓江的凄迷景物。

我们一群人从广州飞抵桂林时是晚上八时许，抵达旅馆才九时多，大家一丢下行李就往桂林的大街上去溜达。由于个体户盛行，许多商店还在营业，我们钻进一家简陋的小食店，叫了几碟炒粗米粉，吃得津津有味。以后几天的早餐都有粗米粉吃，或炒或煮，都清淡可口，与广州早餐的较油腻是个强烈的对比。桂林市民在粗米粉的制作与烹调方面，确实一绝。

桂花的浓郁香味，我在日本已领教过。桂花的花并不抢眼，往往是在闻到香味后才能觅其芳踪的。我们在次晨

走出下榻的旅馆门口时，在闻到一阵非常浓郁的香味后，才赫然发现身旁有棵桂花树开满了花朵。

漓江是不是经常烟雨蒙蒙，我不知道。那天上船后，船航行了不久，天就下起毛毛雨来了。我坐在临窗的船舱餐桌上，望着窗外青翠的草木与奇峰，真有点隔世之感。后来上了二楼的船舷处远眺，愈觉漓江风景如画，百看不厌。

漓江景物在雨中看，简直就是水墨泼出来的。可惜那时江面寒风猛吹，我又衣着单薄，无法久站船舷，只好躲进船舱的餐桌隔窗欣赏美景，不无遗憾。

桂林有此三忆，有机会得重游。

7.12.1986

# 一声鸟啼

黎明听到第一声鸟啼，就悟到人生有任务的道理。鸟儿把仅有的财产给了清晨，早晨才显得生意盎然。越来越感到人生短促，也越来越感激那些为世间留下美好事物的艺术家。

一切从事艺术活动的人，应该都有把自己心中美好感受传达给别人的热忱。他们能在平凡的生活中或景物里发现美，又能把这些零碎的美组织起来，呈现给全人类，他们自己为此感到快乐，也为人类的单调生活增添色彩。真不敢想象，人间若缺乏艺术，那将是怎样乏味的。叱咤风云的人物，若是在生前只为个人幸福奋斗，或甚至为此压迫弱小者，他身后就必定会臭名昭彰。艺术家都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为世间留下一点色彩，也因此必然不朽。历

史的公正在此。

在彷徨的时刻，我常常爱独自闲坐丛林间，虫儿的声响为沉寂的大地增添了生气，我由此感到他们实际上也是艺术家，至少比自命不凡只谋己利的自私者活得有意义。

萤火虫一生只为刺破黑暗而活着，理想不算远大，却比蝇营狗苟者活得有意义。我想人不带一丁点东西来这世界，但活着期间总该为世间留下点东西，蜻蜓、蝴蝶、蜜蜂的色彩与舞姿使大自然生色不少，虫儿鸟儿的鸣啼，则使大自然充满生机，人类的艺术才干为世间增添的情趣，与昆虫鸟类并无两样。

15.5.1986

# 野胡姬

那天中午从文学院走去餐厅用餐，忽然有一股很浓很醇的花香扑入鼻来。那是清早下过一场倾盆大雨的天气，空气特别清新干净，花香也就格外迷人。

凭经验，我知道这是野胡姬的香味。我搜寻了一会儿，果然发现走廊外的那排不太高的棕榈树上，有几株树上寄生着一些野胡姬。

野胡姬是我的熟客，童年乡居，清早到芭野去漫步，总可在水翁树上看到一丛两丛的野胡姬，乡人叫鸟儿花，多为白色，也有嫩黄色的，香味四溢在旷野上，使乡间小路更充满诗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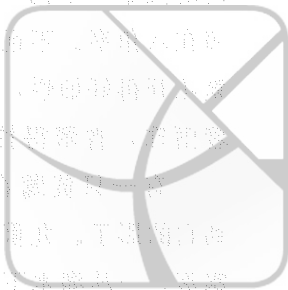
搬进组屋十多年来，再也没机会闻到野胡姬的香味了。乡居的恬静乐趣，已成为尘封的记忆了。现在骤然又看到这野胡姬，又闻到这扑鼻香，不期然就

想起那遥远的乡居情趣来了。

在熙熙攘攘的都会生活，头脑总难有清醒宁静的时刻，野胡姬的香味真的教人精神为之一振。

在都市的一隅，能闻到野胡姬的浓香，多少也教人不得不做这样的联想：即使环境多么恶劣，有香味的花儿还是永远会有知己的。

18.7.1987



# 诗境

已是早晨十点半了，下了一场骤雨的关系，阳光一点也不热，只暖洋洋照在八角亭。不远处有打桩声，周围的繁花开得好灿烂，树木枝叶繁茂，又凝着雨珠，青翠得拧得出水来似的。

有一只黄莺在树丛中鸣叫，看不到它的影子。九重葛落满地，还在纷纷飘落。一丛灌木下也堆积了好多落叶，没人打扫。一个人影也没有，这早已少人迹的花园，在骤雨后就更孤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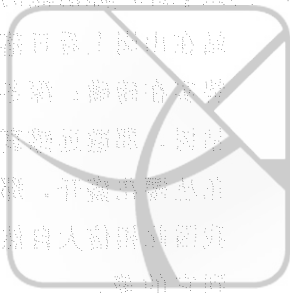
有几株相思树还开着穗状黄花，一副落寞的神情。沿校园两旁的相思树已被棕榈取代了，人们在建洋楼，树都披满尘埃。

湖水依然黄澄澄的，湖畔新植的几株杨柳，老长不起来。湖边小径有苔痕，绝少有人在黄昏或清晨来散步。

蝴蝶是看不到了，几只蜻蜓倒飞舞得很快乐，这已不是春景，倒有点废园的冷落情调，只是周遭繁花绿树依旧，蓝天白云依然悠悠，晨跑时我已看不到流水与绿树，能在这园里小坐半小时，准备要讲的功课，未尝不是一种享受。

明日是晴是雨，殊难逆料。眼前那株白色鸡蛋花又在飘落，却又引我进入另一种诗境中去，我遗憾没能听到雨后的蛙鸣，在这美丽的山岗。

20.8.1985



# 局部美

我曾在日本的热海看波涛汹涌的太平洋，那浩瀚的气派真是雄伟；我曾站在山岗上看日落地平线，那辽阔的气势实在磅礴；深冬看两排高耸入云霄的枯树，那邈远感真无法形容；春天看樱花丛樱花盛开，那丰满感真无法描绘。我因此相信大自然宜整体看，才能欣赏到它的美。

那天我在云南园推开窗子向外看，正是潇潇雨下的清晨，我赫然发现平日里我在其中步行的树丛与花丛，被分割后竟然有意想不到的美。我坐了下来，我右手边的长方形的窗割出的三棵相思树，我都看不到它们的根，但树上的穗状黄花却特别醒目了。我左手边两个长方形的窗割出的一个八角亭，红柱绿瓦，在树影掩映下，在细雨笼罩里，

显得更加古色古香。

一个阴霾的下午，我从明净的四方窗往外看，一片比足球场还大的绿草如茵的景色立刻吸引着我，树是平常的树，组屋也是一般的组屋，但隔着一层玻璃，景物又被窗一分割开，许多平日在外头看不到美，都一一呈现了。连行过路边的行人，也俨然成为景物的一部分了。

我由此悟到，分割后的大自然，固然缺乏浩瀚与辽阔美，但平日里所看不到的凝集着的局部美，都一一呈现在眼前了。

4.10.1985

## 衣着与市容

我一向以为注意穿着的整齐与高雅，只是极端个人的事。这一趟到广州与桂林兜了一圈，才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中国人的服装，色彩之单调与统一，是闻名于世的。但坐在车里看广州街道上的行人服装，不只颜色多姿多彩，款式也多样化了。远远看去，广州市容是充满着活力的。

到桂林的次晨，看到其主要街道的行人，服装多为灰色或深绿色的，款式又古板，整个人的感觉是，桂林死气沉沉，一点朝气也没有。

衣服原为蔽体御寒，但人类进化到今天，衣着已是装饰品之一了。人类追求的是美好的事物，藉服装把个人仪表衬托得更出众点，这也是追求美好事

物的表现，是无可厚非的。不过，对深受教条束缚的人来说，只有先解除思想的束缚，在服装上才有可能突破。

广州民众的衣着较鲜艳与多姿多彩，我看是他们在思想上较开放的表现，桂林虽是旅游区，但到底还是山区，民众不易受外来思潮的影响。他们的服装较保守，正是思想束缚还没解除的表现。

我由广州与桂林民众衣着之不同，不但看出两地思想开闭的差异，也由此悟出这么一个道理：一个人的穿着，不只是个人的私事，还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大事。如果人人穿着古板，它所呈现的就是死气沉沉的市容。

10.1.1985

## 那个黄昏

那个黄昏在世界贸易中心俱乐部出席宴会，来得太早了，就和两三位同事斜靠在沙发上喝啤酒。窗外天台上的花朵鲜红欲滴，缆车在薄暮中缓缓过海面，苍茫暮色笼罩海面，圣淘沙岛上已亮起灯火，与划过海面泛起浪花的小船上的灯火相映成趣，我在此又对赤道的薄暮的苍凉美有了深一层的体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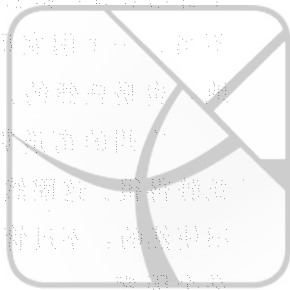
我曾经思索过，而终于领悟到世间的一切美都是稍纵即逝的道理。一首诗，一篇散文，一件艺术品，一场演出，不知花费了创造者多少心血与时间，但它们所呈现的美却都是那么短暂。而且，往往美的创造者却享受不到美的滋味。

我因此常常为了自己能享受到美景而欢欣，也希望自己能创造一些美的

事物给别人享用。我想，能把快乐分给自己所爱的人，而把痛苦留给自己咀嚼的人，才是情操高尚者。

那个黄昏，我享受了赤道薄暮之美后，我就希望做个既能咀嚼痛苦，又能创造美的洒脱者。我服膺爱的定义是给予而不是占有这真理。我愿自己是美的创造者，即使欣赏不到自己创造的美，而只能品味寂寞，我也会欣然忍受。

22.1.1985



哀思集

## 脏兮兮的桂林街道

在广州与桂林跑了一圈，再倒回来香港看看，就会猛然醒悟，如果管理不当，一个国家即使有多么广大的土地，也是枉然的。

广州的街道算是较有活力的，但肮脏得很。这固然是由于建筑物过于陈旧使然的，不过管理得不够严密，也是个因素。

桂林的私营小食店，地面没铺洋灰，凹凸不平，桌椅又脏兮兮的，使顾客对食物倒胃。桂林街道，到处有一洼一洼的水，既不雅观又脏得很。桂林是国际旅客必到之旅游胜地，市容如此没受到修整，实在教人叹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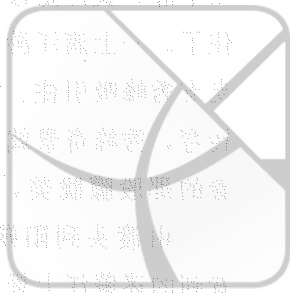
在漓江上用午膳，很为波光山影所迷住。但船上工作人员把我们的残羹剩菜收集后倒进漓江时，我的心悚然

一惊，这不是明明在戕杀大自然的美吗？

闭锁的社会，既能保留不少美好的传统，但也会残留着不少坏习惯。广州与桂林街道之肮脏，除了管理不够严厉外，民众的不把肮脏当一回事的作风，也是个原因。

广州与桂林空有大片好江山，竟然比不上弹丸小岛香港的吸引旅客，关键在于管理不当，街道商店过于肮脏。

14.1.1985



## 漓江胜景

即使我这次游漓江时的心情并不太平静，我还是被漓江上的奇丽秀峰迷住了。一上漓江游艇，就被前后左右的支支秀峰吸引住。漓江的美，除了每一转弯，秀峰奇景就变外，江面上老悬挂着的那股朦胧美，也真教人羡绝。

由渡头到阳朔的三小时水路，所看到的迷蒙江上景色，真是终生难忘。船行至半路，天竟下起毛毛雨来，秋的漓江，天气本就有点冷，这雨一洒下，就更教衣着单薄的我无法站在游艇的二楼远眺，只好躲进游艇楼下的座位用午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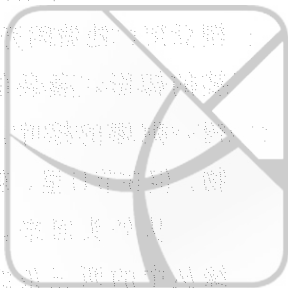
隔窗看漓江，在毛毛雨飘洒下，江面自多了层朦胧美。雨洗江岸树木，更显得青翠可爱了。

漓江的美，有一半是由薄纱似的烟

雾拱托出来的。这烟雾把一切都蒙上一层神秘色彩，教人遐思与幻想。

游漓江不好全醒，最好在半醉中看景物，才可体会到人间有仙境，或非虚构的美妙。我就在三分醉意中观赏了漓江胜景，直到一位妙龄少女要我为她摄下一个美妙镜头时，我才从梦境中惊醒过来，并在船笛声中，看到阳朔二字已遥遥在望。

17.7.1985



# 野趣

乡居生活比组屋丰富的一点是野趣盎然。平日里田园上的晨雾暮霭，瓜棚豆架；池塘闲开着的紫色浮萍花，婆娑的椰影，袅袅的炊烟，多姿的香蕉树，婀娜的棕叶，都是教人沉醉的景物。但在节日里，就更能品味到野趣了。

从外头回来，远远看到掩映在万绿丛中的两三条红幅条贴在大厅门槛上，我就知道春季快来临了。春节间燃放的鞭炮遗下的红纸屑，铺在厚厚的草地上，不仅不用打扫，留着还为纯绿的草地多染上一层色彩呢。

绑粽子最热闹，先要到旷野去寻找粽绳，一种瘦长的伞状野草，伞顶开着白花。大家在清晨或傍晚去拔粽绳，收集后，得放在烈日下晒干，用前再浸水使之坚韧柔软。

采粽叶或斑兰叶更热闹。一家大小都出动，在露水铺满草丛的小径上走着，时不时有露珠从椰树梢滴在你的肩膀上、脸上、头上，使人精神为之大振。在晨风吹拂的土丘上工作，虽汗流浹背，精神却特别焕发。

七巧节没什么节日气氛，但采集数种鲜花和着一盒粉，在月光下祭拜牛郎织女，不能不说是乡居的情趣之一。

中秋赏月对乡居的人来说，并不是稀罕事。反正一年到头，都可在旷野上看到月亮。倒是在夜晚的草地上吃猪笼饼、月饼、玩灯笼，较能体会到野趣。

由乡居搬进组屋，居住环境不能说没有改善，然而消失了的野趣，有时思量起来，竟有爽然若失之感。

29.9.1983

# 闲花

牵牛花对乡居的人来说，是再平凡不过的花儿了，平凡到有时要把它铲除掉。牵牛花若长在竹篱笆畔，是红的也好，是蓝的也好，对人家的屋子都有美化作用，乡人就会任其生长与开放了。

但牵牛花若攀在番石榴，木瓜或其它果树上，那尽管它的花儿开得多好，多像喇叭，乡人还是会把它除掉的。乡村的闲花野草，真太平凡了。

不过，乡居的情趣，有一大部分却是来自闲花野草的。昙花的在月光下慢慢绽开花蕾，真教人惊奇。九点花的必在清晨九时才开放，也很教人惊讶。胡姬花终年不谢，日日春天天开放，鸡冠花随地生长随地开放，这些花都长在人家屋子的前庭，点缀着村野风光，只

是乡人久在闲花野草中生活着，不觉得其美罢了。

同样的一株日日春或一小丛九点花，若开放在小溪畔，倒影在清澈的溪水上，那意境就和诗词中描写农村景物的一模一样了。我自幼在乡村长大，童年时代就可体会溪水鲜花野草构成的淡水墨画的优美气氛，后来读了一些诗词，童年的这些体会又丰富了我对诗词意境的想象。

自住进组屋，偶而在郊外看到闲花野草，便欣然忆起背诵过的诗词来。有时甚至想藉年假，到邻国的农村去小住一段时期，重新体会小溪、流水、鲜花、野草编织成的诗情画意的味道。

# 野 火

当太阳落西，天那边的地平线上出现星星的薄暮时分，人家的炊烟便渐渐淡化了，这时能撩起你热情的是人们在旷野上燃烧着的野火。

在低空翱翔的蝙蝠，和群鸟在树梢的喧闹声，只为朦胧的黄昏加重了暗淡的气氛。人家袅袅的炊烟，都淡入暮霭中去。豆大的煤油灯，也只放出晕黄的圈圈灯光，怎样也撩不破黄昏的暗淡窒息感。

只有野火，它伸着火舌，疯狂地跳跃着，在旷野上映出一大片亮光来，把暗淡烧破一大角，为乡下傍晚特有的阴凉气氛带来温暖，使恬静的农村傍晚多了一层生气。

孩子们是喜爱野火的，他们争着捡拾枯叶断枝，投进火堆里，使火烧得

更旺更猛。野火烧得将尽时，他们又投入整条整条的番薯，在野火熄灭后，番薯就熟得又香又可口了。

在农村，人们要燃烧瓜藤败叶、清除后而干枯了的野草、要废弃的做豆棚用的枯木枝，野火便是常见的了。白天里天气热，燃烧野火只有使自己与别人感到更热，风势若又大，那火势一凶猛起来，就会闹出火灾来，因此人们不常在白天里燃烧野火。

野火与黄昏似乎是分不开的，野火成为农村黄昏的一景，这是客观效果，人们爱在黄昏燃烧野火，主要是那时刻田园的工作都做完了，心情较悠闲，有空捡枯枝败叶来燃烧。

曾经在异乡的黄昏河畔看到地平线的隐现的星星，在河面上激映起一道白光，很自然就回想起乡居时在小溪畔看到的星星与野火的情景来了，可惜于今再也看不到旷野上火光熊熊的野火了。

6.10.1983

# 鸟 鸣

是清晨七时左右，农夫刚刚摘好黄瓜上市场去了，田园里一片寂静，田垅间的小水沟的水清澈得见到底，在野草的倒影下，有一小堆一小堆的黑色点在颤抖，那便是蝌蚪了。

池塘也很静，浮萍开着的紫色串花，在和煦的晨光里随风摇曳，几只停在花上的红蜻蜓受了惊，在池上面绕飞了一圈，看看没什么异样，才又在微抖着的花上停驻着。

静，像仙境一样的静。但这样的时刻，往往就有白头翁、八哥、加追或其他鸟类，在枝头上鸣叫。这叫声和着露珠从椰梢掉下地面时，并没给宁静的田园带来喧闹，而是在鸣声停息之后，为大地带来更深一层的静谧。

鸟鸣在乡村，决不是噪音，而是

美的旋律。清晨，在野胡姬盛开的水翁树上鸣叫的鸟声，无异是点缀在静谧气氛上的浪花。

中午是炎热的，斜山坡上的大榕树上的鸟鸣，叫破了炎热，为人们带来一丝丝凉意。这样的时刻，也往往可听到蝉鸣，这就把山岗染得热闹多了。

薄暮时分的蝙蝠叫声，撩破了暮霭的沉重。月亮出来后，在虫声唧唧中，偶而有一两声猫头鹰的叫声，自远方的树丛传了过来，告诉你夜已深了。

像这么些由鸟鸣带来的诗意，在组屋里，我就只能透过由窗格子切成相框式的月亮中去想象了。

恬

静

乡居的情趣很多，但最教人难忘的是恬静的气氛。早晨清新得像世界刚出世一样，这固然教人感到恬静的可爱，午后在绿荫下坐着，周遭也是寂静一片，偶而有一两声椰子落地声，惊起雄鸡的长啼，之后就又是淹没在热浪里的恬静了。

住进组屋就难得这么诗意的恬静了。清晨的车声，是从黎明时分就轰起的。中午是静了点，但车声稀稀落落个不停，恬静也就无从酝酿了。即使在午夜，望着四方窗镶着的下弦月与星星，有诗意的恬静原本是会来的，但几声断断续续的车声，又把它赶走了。

乡居时的午后，若坐在树荫下，我就能深深体味王维独坐幽篁的乐趣。那一种由恬静而开拓的人生境界，就如远

古时代荒野上响落的马蹄声一样渺远，是这么地虚无飘渺，却又是这么地美丽可亲。

落日前的薄暮里的恬静，则像李商隐的无题诗一样，在朦胧中蕴藏着哲理，乡间的傍晚的恬静，带给我的不是迟暮的悲哀，而是人生有多重境界的启示。

然而，流泛在月光下的恬静里的虫鸣声，与由此而撩起的夜的神秘感，既令我感到生命的丰富，也使我想到宇宙的奥妙。但最舒适的是躺在帆布床上看天，让恬静包围着我，也让恬静烫平我的每一根神经，像这样的超然物外的逍遥，在组屋是连梦里也寻不到的。

26.9.1983

## 心醉的云

觉得生活中不时有令人心醉的云从眼前飘过，有时真想捕捉它占为己有，但想到云是无法捉摸的，也就任它飘逝了。

自懂事起就老有看云飘过眼前的经验，这些云都在我脑海里，使我这半生充满着美好的记忆，我想，一个人的生活中有不少美好的记忆，那是幸福的。

我欣赏苏曼殊的情操，多情如他者也能遵守佛门的清规戒律。许多公园里的鲜花绿草是美得教人神往的，但若一摘下安插在案头上的花瓶，花的神采就暗淡了。我想这样做是罪过的。

超脱一点，把美丽的云与花都当作你生命中，偶尔令你情绪波动的美好事物吧，让它们成为你生命史上的记忆与激励力量。

我曾重看曾飘过我眼前的云或花的憔悴模样，心情为之哀伤几天，但我庆幸她美好的倩影已永留我心海了。

1984年

# 气质

虽是萍水相逢，却似多年故交。不敢说从此人生旅程多了个志同道合者，但单调的生活却肯定多了点色彩。

他乡遇知己，并非不可能。海内存知己，深究下去，却往往源于热爱同一文化。

人是不须清高到排斥追求丰富物质享受的，但物欲无止境，过度沉迷其中，只有丧失自我。

知足常乐，应是指追求物质享受而言，在精神领域的开拓方面，是没止境的。一对新交一见如故，大半原因是精神境界相似使然，倘若彼此的相识，能使精神境界进一步提高，岂不绝妙。

气质原本是对文化认识深浅的总表现，在俗人眼中，气质是并不存在的，也不值得欣赏，也因此，气质的鉴赏者，就是有气质者的知音。

# 天涯何处无乡音

看过三藩市与洛杉矶的唐人街，最大的感触是：天涯何处无乡音。但再仔细想想，却似乎又颇能体味到飘泊他乡的辛酸。

在三藩市三晚，除一晚与暂居该地的朋友到餐厅去吃宵夜和喝茶外，其余两晚都到处去跑动。总的印象是，它和香港或新加坡并没两样，实在是去国离乡者的移居好去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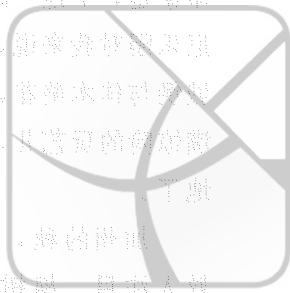
之后接触到一两位由新加坡移居过去的新交，才略略能感受到飘泊者心灵空虚的苦闷。自由与民主都有了，生活也不成问题，但生活中似乎缺乏可诉衷情的对象，也缺乏参与感，就是这么空洞的人生。

洛杉矶的唐人街就更娇小了，娇小到你几乎不能辨认出它是唐人街。一

位香港小姐频频向我们倾诉生活的孤单，她念念不忘的是香港的街景。

暂居异乡的滋味，我是遍尝过的，辛酸苦辣外，还有一股凄迷感。移居异乡的滋味如何，我说不上来，但肯定比暂居凄苦。天涯何处无乡音，但缺乏的是一家家乡特有的温暖，这愁绪煎熬得我脑里老浮现着思乡曲。

27.11.1984



## 迪斯尼乐园的惆怅

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之行的总印象是，土地广阔，但风景平平。迪斯尼乐园对我来说，并没有多大吸引力。城堡与佳木美花，多少还有点魅力，充满惊险的玩艺儿，则纯然是儿童们的天地了。

加州的秋，并没特别的色彩足以教人注目。枫树依然翠绿一如盛夏的景况，街树也不见挥落叶子，迪斯尼乐园并没有秋的色彩以教人辨认。

倒是乐园中的一家西餐馆，布局优雅，几盆羊齿植物悬挂在大厅中，在昏黄灯光照耀下，就曳出几分情调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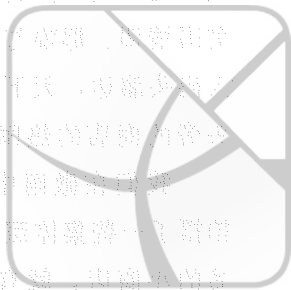
我想，这背景可作为凄艳爱情故事发生的场所，题目不妨叫做迪斯尼乐园的惆怅。

我但感到美国幅员的广阔，却无

法领略山川的壮美。原因在于，乐园大半是为儿童而设的。乐园只能给我一点梦幻式的凄美，却不能教我心醉。

30.11.1984

哀思集



# 寂落的渔人码头

在三藩市的唐人街真嗅不到一点美国的味道，只有沿街奔跑的电车有点美国情调。那晚与一群同学乘电车到渔人码头溜达，天下着微微细雨，直把码头旁的商店的热闹气氛淋散了。

我们在微雨中漫无目的散着步，拍摄了一些集体照，逛了一些贩卖民艺品的小商店，就有点游兴索然。

几家贩卖啤酒与食物的店的工人都在罢工，使原本冷落的街景更显得清冷。在回途中，我与导游索性钻进一家小吧喝啤酒。

生活中原本有好多情趣，只是一般人忙忙碌碌，并不能发掘生活情趣。小吧并没什么特别的情调可言，但看到酒客与女招待的打情骂俏，也就知道这小吧的顾客多是老主顾的了。

微雨的渔人码头的情调是颇为寂落的，寂落到教人要兴起思乡之情来。我原本以为美国文化应是粗犷的、豪放的，但渔人码头却只体味到在异乡的落寞情怀来，这真是始料不及的。

5.12.1984

# 给好友

在生活中遇到挫折，诚然是教人沮丧的，但切不可心灰意冷，萌起厌世的念头。

在我们生存着的地球上，多少人挣扎在饥饿线上，他们终日劳劳碌碌，为的是解决肚子问题。比较起来，我们是幸福多了，我们所追寻的，已不再是解决口粮问题，而是更丰富的精神与物质生活。

失业是会暂时打击我们所追寻的生活目标的，但还不致于威胁到我们的生计问题。而且，所谓生活目标，若是指精神生活而言，它并不会因一时的失业而消失掉的。

音乐是医治情绪波动的最佳药剂。因失业而来的沮丧，也可藉音乐而消除的。看远一点，坚强一些，在无畏者的

前面就是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将来找到的新职业，谁敢说不会比你目前的更理想。

6.12.1984

## 拉斯维加斯的情调

拉斯维加斯的夜景是灿烂的，白天沙城特有的荒凉情景都给霓虹灯掩盖掉了。座座旅馆都是赌城的拉斯维加斯，以繁荣的外观吸引旅客口袋里的钞票。拉斯维加斯除了赌馆，就是酒吧餐馆，这是游客销金的场所。

拉斯维加斯的艳舞气派不凡，布景的堂皇与气氛的喧闹，直把旅客因丰满胴体而引起的邪念冲淡殆尽。但既是动物，在观赏美丽的胴体，也就难免兴起遐思。只是艳舞气派大到教人叹为观止，此后即使十年不再看艳舞，也会泰然处之的。

进入拉斯维加斯是不能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的，倘若你不认为人生偶尔的放浪形骸是不道德的，你应该可以暂时忘掉一切俗务缠身的烦恼。在这

儿，看艳舞与赌博就是最高尚的消遣方式了。

但也不是说白天的拉斯维加斯就全然没情调可言，那早与一位同学到处去猎取镜头，就发觉那儿的结婚小教堂格调不俗，几乎每间教堂都有它本身的特色与艺术风味。要说那儿有什么艺术气氛，结婚小教堂就是最好的对象了。

还有一些西菜馆的格调也很不俗，那天与两位同学共进午餐的西菜馆的场所，是阳光明媚，藤叶蔓延的花园式庭子，坐在那儿，我隐然已体味到美国文化优雅的味道了。

拉斯维加斯看来也不尽是颓废的。

10.12.1984

## 心情平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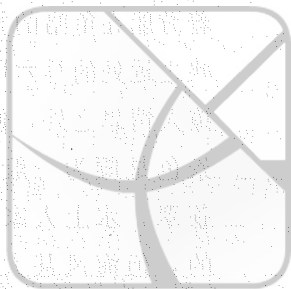
不喜爱阅读小说，大概始于十年前。中小学是追读小说时代，古典文学中的《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在小五时就读完了，小六死啃《红楼梦》，只是啃不出味道来。中一中二就遍阅《封神榜》、《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再旁及巴金、茅盾、老舍等等五四时代名家的小说。

高中毕了业后，就少看小说。进入而立之年，则大量阅读散文与杂志，小说绝少涉猎。中年而后，心情平淡了，诗歌也少读了，但只阅读清新隽永的散文。

目前买了两本中国出版的《散文》杂志，发觉其中的一些短小散文，竟然是索然寡味的。仔细想想，似乎是作者只注重文字雕琢，而缺乏耐人寻味的哲

理。于此又明白，自己的心情更趋平淡了。真不知道这是不是好事，只深恐自己有一天会不再阅读文学作品。果如此，则自己心情的平淡，应是哀莫大于心死的征兆。

23.10.1983



## 龟咯行漫思

我们四十三人在炎热的下午，乘着游船在龟咯的柔佛海峡漫游。除了海峡之远处的马六甲海的绿波青翠得有点撩人情思之外，伸入龟咯的柔佛海峡的景色是颇为一般的，红树林虽茂密而苍翠，水上人家的格局却是平平常常的，但海风甚大，拂面吹来，大家的精神为之一振，平日积累的烦恼也烟消云散了。

约莫二十年前我曾到过龟咯一行，那时主要是去参观一位文友的黄梨园，龟咯的街市是逛过的，记忆里似乎颇为陈旧简陋，与目前的相差甚远，虽然龟咯现在的市容与建筑和大都会的一比，也还是陈旧的、简陋的。但龟咯的景物却也勾起我的童年的回忆。这

是一个典型的，由华人惨淡发展起来的小镇，耕文小学便是传播中华文化的场所，与我小时就读的、由镇上杂货店主捐款兴建起来的小学一样充满着乡土气息。

与二十年前一比，龟咯的市容是先进多了。旅客为龟咯带来了活力，自然也多少使这小镇污染了一点商业气息，可镇民基本上还是朴实的，生活还是简朴的。游船上的年轻导游不无感慨地说，年轻人都往大都市跑了，龟咯最缺少的是年轻人，年轻人要娶媳妇最为伤透脑筋。这几乎是全世界的所有小镇都得面对的难题，然而这无法教我对这小镇不产生一种亲切之情。

我在去年年底曾与另四十多位学员于黄昏时分乘游船游新加坡周围的小岛。那个傍晚下着滂沱大雨，海上波涛颇大，远近一派迷朦，好几位学员们都戏弄我说，这是一种朦胧美。我远眺逐渐沉入暮霭与雨暮中的龟屿，只感到这苍茫景象就像我因民族文化逐渐消失而兴起的失落感一样迷朦。在惊觉这社会的慢慢疏离了我的沉痛之余，我当时胸中涌起的无奈、彷徨的情绪，直教我萌起只有乘浮于海才可解脱的痛苦情怀。

我也曾于三年前的一个仲秋的傍晚，与二十多位各国的新闻工作者坐游船纳什维尔河。河岸远处山顶的树木有些叶子已转黄，整个游程也比柔佛海峡的长久多了。仲秋的略带寒意的晚风，总教异乡客兴起一股苦涩的诗意。此后的三个清晨，我都穿着运动装在河边晨跑，对此河周遭的景物算是饱览无余了。不过，三年来

除了偶而有类似的游玩经验会勾起我对音乐之乡的河一点点很轻微的回忆外，我对它可说是没什么亲切感情。纵使我的后半生得浪迹天涯，我也不敢想象我若落户纳什维尔，我的精神将苦闷到什么境地。

暂居东京的那段岁月，我经常到横滨港去远眺海景。春天樱花的灿烂，秋天红叶的血红，都曾滋润过我那飘泊异乡的干枯的胸怀。但那一个冬天的黄昏，我与家人共乘游轮遨游横滨港时，岸上落尽了叶子的枝桠的苍凉，与海面上梦境一般的隐晦的暮色，才着着实实教我深切地体会了什么叫做客天涯的失落滋味。我自幼即深受基本上是以大团圆为基调的，充满着积极与进取精神的中华文化的熏陶；我到了日本，立刻被它那弥漫着无奈的凄清情调的大和文化所掩盖；在横滨港漫游的那时刻，我顿然了悟，我若在扶桑定居，我的情怀就将是日本文化的主调：无奈、苍凉而又具有点凄清美。

八年前的仲秋，我在漓江上泛游三个多小时。千峰的变幻，远山的迷朦，秋雨的飘洒，远舟的淡化，水光与山色的青翠，这一切都把我的灵魂融化掉，我深深地体味到江南好的内涵。江南美不只限于杏花烟雨，秋风秋雨所挟来的寒意，也何尝不是一股教人细细品味的美。我那时真的大彻大悟，江南才是我终老与葬身之所。

我喜爱一切靠水的地带，我对龟咯不能说没好感，但它似乎太干枯了，缺少江南的温柔与优雅，我突然想起滨海的温哥华来了，它的史丹利公园的景致真的富有

江南的情调，但它又过于孤清了；温哥华的夜凄静得不象人间，它缺少桂林街道上的那一派温暖。我可以想象，龟咯的夜是充满着温暖的，但我又可以推测，龟咯的夜是缺少江南的优雅情调的。

我所梦想的是，我的晚年的残余岁月，是在江南的温柔与优雅的夜里度过，而每一个清晨，若是下雨的话，我会撑着雨伞去看迷朦一片的杏花春雨；若是晴朗的话，我会在秋风吹拂下观看红叶片片飘落。我对龟咯感到亲切，但我实无法在这么干枯的乡土度过我的残生。

1992年1月

# 我不是广岛人

康葆梅

已是春暖乍寒的四月仲春了。夜雨稍歇，对面的日本人家的庭院里的那株樱花，已悄悄地舒开笑脸，那一簇簇的花儿有着云一般的美、雪一般的纯白、梦一般的诗情。昨晚从电视新闻中看到上野公园、靖国神社、千岛之渊及新宿御苑的樱花已渐次的开了；若不是今天与教惠有约，我也会不落人后跑去赏花，及观看日本人民在花树下尽情歌舞、尽情狂饮的热闹场面。

和教惠来往已有两年多了，我们的认识也可说是有缘份；记得初来日本的第一年，一个人整天躲在家里闷得发慌，就想起神田那条令人神往的书店街来了。

真是风云莫测，刚从住家出来的时候，天气还很好，一出了地铁车

站，老天爷竟哭丧着脸了，我冒着细雨窜入那两排都是书店、文具店、画具店的遮雨棚里，抖去头发上的雨珠，进入了内山书店。

这里卖的都是纯一色的华文书，有大陆、香港以及台湾来的。我从书架上选了自己所要的书，抱着它们往柜台走去，排队等候付钱。轮到我了，女店员按动了收银机，共五千八百三十日圆，我正要打开钱包，忽然，那女店员和气地对我说了句日本话，我完全听不懂，她以为我没听见，又重复了一遍，这使我感到窘迫。旁边的几位日本顾客正用好奇的眼光望着我，我开始感到耳根有点发热，渐渐地扩散到两颊，加上室内的暖气，相信这时我羞红的脸可以和春季里盛开的红艳艳的杜鹃花媲美了。我正在不知所措时，忽然听到一串悦耳动听、咬字清晰的华语：“她说你买了这么多书，需要收据吗？”哦！原来是这回事！我急忙回答：“不用，不用，这些书是我自己要的。”她又向店员作了翻译，女店员客气地向我点头微笑。我也向“通译员”道谢，她只微微一笑，又走进书堆里去了。我抱着书逃难似的走出书店，谁知老天爷竟然不作美，下起大雨来了，自己又忘了带伞，只好沿着遮雨棚走到书店街的尽头，等这场春雨稍小才设法跑去车站。

等啊等啊，大约二十分钟左右吧？雨不但没停，反而夹杂着寒风狂怒似的呼啸着。我不禁感到纳闷，忽然，一只温暖的手搭在我的肩上，回头一看，一张端

庄、秀丽动人的脸，正向我微笑着，现出了两个深深的酒窝。哦！是她——通译员，又是一口动听标准的华语：“你没带伞吗？一起走吧！”

“你是中国人吗？”我好奇地问。

“不，我是日本人，但我母亲是中国人！”

“怪不得你的华语讲得这么好！”

“华语？”

“就是中国话，我们新加坡人叫华语。”

“哦！原来是这样。”

……

就这样，我和“通译员”——田中教惠成了好朋友。我喜欢她那张秀气动人的脸、乐于助人的善良品格，加上她的名字：田中教惠，更加强了她那特有的高尚气质。从我和她的接触，我知道她是个恬静寡言，但却很乐观的人。她出生在东北的仙台，现任职于横滨的一间幼稚园。从她给予我的帮忙和关怀，使我对她丝毫不感到怀疑，而当她是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叮咚——叮咚——”门铃声把我从沉思中、追忆中拉回来。她来了，穿着一套浅灰色的套装，里面是高领的羊毛衫。不知是走急了，还是风吹多了，瓜子脸红彤彤的，两颊尤其红艳，活像夏日的红玫瑰，加上银铃似的笑声，使到我们这间清冷简陋的小木屋充满了生气。

我为她沏了一壶碧螺春，拿出她带来的日本煎饼，彼此相对地坐着、笑着、喝着。

她呷了一口茶，含笑地对我说：“你对面日本人家的那株樱花开了。”

“是啊！开得很美！”我一面说着，一面拉开纸窗；那如云似雾的樱花正迎着春风婀娜起舞呢！

“好多地方的樱花都盛开了，你去赏花了吗？”

“今年还没去。你呢？”

“也没有，有空的话，我们结伴去吧！”

“好啊！去哪儿呢？”

“随便你，我无所谓。”她笑着说。

“上野公园的还未全开，不如去靖国神社或是千岛之渊吧！”我兴奋地说。

“靖国神社？千岛之渊？你去过这两个地方吗？你喜欢这两个地方？”她沉思着，试探着地问我。

“靖国神社我去过两、三次，千岛之渊我只去过一次，我知道这两个地方很靠近，那里也有很多樱花树。”她一连发出这几个问题，使我感到迷惑与惊奇。

“你去神社赏花吗？”

“不，不是赏花，而是去参加某个插花协会的庆典，过后还受邀前往参加插花献佛。”

“献佛？”

“是的。”

“……”她眉目深锁，似有满腹心事地拿着茶杯，又呷了口茶。忽然，她激动地对我说：“你不觉得靖国神社充满火药味吗？”

“为什么呢？”我不解地问。

“你有没有去靖国神社的后院看过？”

“没有。”

“那后院摆着些二次世界大战的罪恶证据；大都是日本侵略缅甸战役中的机关枪、火车、大炮、鱼雷等武器。东条英机等几个战犯的骨灰就安放在神社里面，让人们膜拜。每次我们的新首相上任总要上神社去朝拜的。东条英机在一般野心家或无知的日本人民心目中是个英雄，但在我们广岛人民的心目中是个大罪人、大野心家。”

“你们广岛人民？……”我感到惊讶地问。

“不错，我可以老实告诉你，我不是什么东北人，而是广岛人。”她又呷了口茶，抿了抿嘴，绯红的脸显得非常激动、痛苦。

“如果你是日本人，我永远也不会告诉你我是广岛人。”

“为什么？”

“广岛的青年男女是比较难找对象的，尤其是在东京这个大都市。你一定会觉得奇怪是吗？因为一般的日本人都认为广岛人身上都具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原爆的遗症——原子毒。人们一听到你是广岛人，对你总会敬而远之的，更何况是谈婚论嫁的。”她顿了顿，满眶泪水地对我说：“前一代造的罪孽，为什么要我们这一代来承受？我们政府每年八月都会到广岛的和平纪念碑前

去祭拜被原子弹摧毁的亡魂，要人民记住那段惨痛的史实；但他们是否有想到，到底是谁先挑动起这侵略战争的呢？是我们——日本人。广岛人民的悲惨遭遇是谁一手造成的呢？为什么我们的人民还要遥向靖国神社朝拜呢？为什么深受祸害的广岛人民还要处处地受人们的鄙视呢？……”

她再也无法述说下去，使劲地咬着下唇，两行泪水像决了堤的洪水沿着两颊流下来，沾上了嘴角……

我一向认为她是乐天派，也从未曾看她哭过，谁知今天她……

我的心海里，痛苦的激流在翻滚着。

我为她倒了一杯热茶，递到她跟前，拍着她的肩膀，劝慰着她：“别难过，喝茶吧……”我一向木讷，更不懂得安慰人家；这时候我只能对她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

她抹掉脸上的泪珠，对我说：“我看我一辈子也不用想嫁出去了。”

“别这样说，你这么年轻，总有一天会遇到一个真正喜欢你的人。”

“算了，我已经失恋过了。我中学时，就随着父母过来东京居住；他是我高中的同学，大家三年同窗，毕业后，我就在幼稚园教书，他继续念东大，大家又亲蜜地来往了四年；他毕业了，也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该是谈婚论嫁的时候了，谁知他竟以我是广岛人为理由而抛

弃了我……”

“七年的感情，竟因为‘你是广岛人’这句话活活地把它埋葬了。”她摇摇头，露出一丝无可奈何的苦笑。

“爱情的苦果，我再也没有勇气去尝试的了。”

“你千万别这样想，你还这么年轻，其实日本的青年里面也有很多是有良知的，明事理的，你总有一天会碰到的。”

“希望如此，但这毕竟是很渺茫的。谢谢你对我的安慰。”

……………

教惠临走前对我说：“今天真使你扫兴，对不起。真的，如果你是日本人，我会对你说。我不是广岛人，我是从仙台来的。”

第二天，我和友人前往靖国神社“赏花”。在我的感觉中，那里的樱花像无知而美丽的日本少女，在向游人炫耀着她那艳丽的丰姿，甚至是打扮得妖艳入时的模特儿在别人的面前，摆动着她那娇小的身段，向游人献媚。真的，这里的樱花，在我看来并不美；比不上我家对面的那株有云一般的美、雪一般的纯白、梦一般的诗情的樱花树来得迷人。

我真后悔为什么自己竟这样糊里糊涂地随着插花协会的朋友来膜拜，来向这些杀人的恶魔献花。我是多么残酷地、深深地刺伤了一颗善良纯朴的心，从而也察觉到自己的孤陋寡闻。

归路上，很多日本男女老幼在花树下尽情狂饮、歌舞，他们似乎很幸福。耳边响起一对日本老夫妇的声音：“今年的樱花开得很美！”我转过头，真想对他们说：“不，靖国神社的樱花并不美，并不芳香，而且带有着有一股浓厚的血腥味！”

我木然的走着，迎面来的都是面带欢笑的日本人的脸，但我全然不融入那欢乐的气氛中。呈现在我脑海里的是一张悲苦的、愤恨的、满是泪痕的脸；耳边响着她那一句：“如果你是日本人，我会对你说：我不是广岛人……”

我回到故乡已有二年多了，每到夜里总会怀念起远在东瀛的异国朋友。前阵子，收到教惠的贺年卡，述说她已回到自己的故乡——广岛，在那里的幼稚园教书，面对天真活泼的孩子们，心情比在东京时开朗多了……我即刻给她回信，勉励她为自己的故乡做些有意义的工作，多结交些朋友，相信在广岛她是该不难找到自己的伴侣的！

田中教惠，我遥祝你幸福！

附

## 评审意见

广岛下一代的“不幸”，是战争余毒的外一章。这位广岛女子不敢对陌生人说出自己的故乡，令人扼腕。

前段叙述稍长，影响全篇的完整性，殊为可惜。

此篇文字，病在理想主义太浓，几乎到了一厢情愿的地步。我这么说，并非表示像田中教惠这种女孩子不存在于今天的日本，而是作者没有好好地把这个日本少女的问题理智的分析一下。

“我不是广岛人”，据田中教惠对作者的解释；是“因为一般的日本人都认为广岛人身上都具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原爆的遗症——原子毒。”

换句话说，田中教惠在自己同胞前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籍贯，完全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如婚姻）。

她是原爆地的“受害人”，才会想到东条英机等战犯是个“大罪人、大野心家”。

如果作者要强调的是田中小姐的反战思想，题目和部分内容都得改为“我是广岛人”。意思是说，她应以自己来做侵略者遗祸子孙的活证据。在本文中出现的田中教惠，对作者感慨道：“前一代造的罪孽，为什么要我们这一代来承受？我们政府每年八月都会到广岛的和平纪念碑去拜祭原子弹摧毁的亡魂，要人民记住那段惨痛的史实；但他们是否想到，到底是谁先挑动这侵略战争的呢？是我们——日本人。”

这真是年青一代日本人勇于认错的证据？还是一个有难言之隐的日本女孩子悲怀身世发生的独特心声？

——刘绍铭

广岛人民集体死于原子弹，已够悲惨，但其后代，广岛的少女，却难以嫁人，因为一般人怕她们身上遗下原子毒。众祸之源的野心家却在神社里被人供为英雄。本文对二次大战的日本侵略者，有深刻的批评。故事的结构，对话的穿插，樱花的形象，都有巧思，可惜文字不够精炼，抒情不够含蓄。

——余光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距今遥远，但它的后遗影响仍然重重地困扰着广岛人民。作者以朴质的文字，通过一位广岛的女子的受人歧视，写出当前日本人民一方面盲目膜拜日本的军阀主义者，一方面鄙视深受祸害的广岛人民

的矛盾与丑恶的心态。“我不是广岛人”一语，饱藏无限的惨痛。

——杨松年

本文选择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题材，小中见大，写得生动感人，文笔流畅自然。

——秦牧



# 昨夜雪飘时

昨夜雪飘时  
你来到我家门前  
披着满身风雪  
满头冰霜



暖烘烘的热茶  
红澄澄的蜜柑  
吃着带有家乡风味的年糕  
讲的是家乡的语言  
谁会想到这就是东洋

看着我那对嬉戏的小儿女  
你风霜的脸上像冬天绽开的梅花  
灿烂芬芳  
问起你的家事  
你又像冬天里光秃的杨柳  
垂头丧气

康  
葆  
梅

哀思集 / 附编一 —— 爱妻康葆梅遗作

你对我们讲你的故事

“那是很久很久的事  
在东洋有一个侨居的人  
他是一个好厨师  
天皇专喜欢吃他的菜  
赐他一块地  
他辛勤累积建起自己的‘福星楼’  
这个人便是我的岳父

同是侨居的乡人  
他把唯一的女儿嫁给我  
把这个‘福星楼’交给我的爱人  
两口子过得幸福无比

爱人长得聪慧温柔  
她不作花瓶不作附属品  
家庭与事业她一个人撑得起  
两年后家中多了两个小儿女  
幸福的日子就像蜜罐里的蜜

晴天响霹雳  
她忽然得了怪病  
天天喊着脊椎酸又疼  
疼起来鼻酸眼泪滴

我岳母拜过镰仓大佛  
求过长谷大观音  
我求名医几千家  
不惜动用所有的财产  
甚至于自己的生命

医生说这是绝症  
X光片证明脊椎里生癌  
我刹时呆立如木人  
我不信但也得信  
我只求多一丝希望  
能延长她的寿命  
能多给她一些慰藉  
甚至梦想能碰上个大救星  
她躺在病院有三年  
每日诊疗费是六万日圆  
感叹华佗无术她抛下我们  
我肝肠寸断地把她葬在镰仓灵园  
可怜的是这两个五岁不到的小儿女  
从此就失去了母爱的护理

她去世已七年  
大女儿已十二  
朋友们劝我续弦

我的心已如止水  
但愿儿女快长大  
我对她娘也对得起。”

他说得安静平稳  
我听得心波激荡  
世上的男人有几个像你  
愿幸福之神永远庇护你  
愿儿女永远怀念你这伟大的父亲  
愿你爱人永安息

你披着风雪来  
你顶着风雪走  
临走前你说  
“我要回去打发两个儿女上床”

多么平凡的故事  
但善良的人  
在下雪的夜里  
我会记着您

七九年正月卅日稿于东京

# 我所看到的她们

康葆梅

## 一、垃圾堆里的她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一个细雨绵绵，天色阴昏的傍晚时分，为了赶上日文的夜课，我撑着伞披着雨衣，经过离家不远的马路上的这一堆垃圾堆时，我见到了她——穿着一件陈旧而呈黄色的白上衣，配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褐色百褶裙，头上戴着一顶又黑又脏的草帽子，正躬着身子，手中的那根铁棒不停地往垃圾桶里拨动着，身边放着一个很大的透明的塑胶袋，里面装着些铁盒子，玻璃瓶，铁罐子以及一些破旧衣服之类的东西。

我并没有见到她的脸，但从她的鬓发的灰白，以及手上的皱纹可猜出她是相当有年龄的女人了。

我就这样匆匆地经过这垃圾堆，对

她的存在似乎也没有多留意些，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拾荒的日本老人。

今天，我提着两叠绑得紧紧的旧报纸往放垃圾的地方走，又见她，依旧是那身装束和那顶破旧的草帽，那根铁棒似乎是不能离开她的手，正在垃圾桶里叮叮冬冬的翻动着，探索着，听到有脚步声在身边停住，她微转过头与我的眼光正面的接触，那眼光是无神的，见是两叠旧报纸，她脸上似乎有过刹那间的喜悦，站起身子来，这时我才发现到她的背驼得近乎九十度了，一阵凉意不觉由心头涌起，她是个被生活重担压弯了腰的可怜人。她向我走来，问了两句日本话，意思大约是这两叠报纸你不要了吗？我向她点了点头，布满汗珠的树皮似的脸上，飘过一丝的微笑，然后两只手各提着一叠沉重的报纸，她的手似乎在颤抖着；往她今天推来的四个小轮子的小滑车上放，而后拾起绑在滑车前端的绳子放在肩上，两手合力地背拖着，弯着腰走了，走向另一堆的垃圾堆……

我楞楞地望着这一位像骆驼似的背负着重物的老人的背影，她的破旧的白上衣已是被汗水湿透了，她的汗水也流得太多太多了，但日本的夏天的骄阳仍旧是残酷地向她炽热地烘烤着……

## 二、电梯里的她们

过两天便是山口君的生日茶会，我和红都被邀请去参加她的生日茶点，既然有被邀请，理所当然的，礼物不可不送，于是我和红便赶紧往百货公司里窜，看看应该送这“寿星婆”什么礼物最适合，最有意义。

在日本要买些东西可真不容易，往往要跑到迢迢千里的市区才找到自己所满意的东西，而且也要把两三间的价格拿来比较后才买的。

乘搭了半点多钟的地下火车，地下铁道的空气可是又闷又热又污浊，被熏得头昏脑胀，一出了地下铁，百货公司便纷纷林立于眼前，我俩便往其中的一间窜，享受享受它的“冷气供应”。

楼下通常是卖化妆品及首饰的部门，我们没兴趣看，但实在也没有那么多钱去买，于是两人便决定往楼上各层去看看。

站在电梯旁，等得好纳闷，两个电梯都停在七、八楼，两人只好在其附近走走谈谈的，在闲谈中，“铃——”一声，电梯来了，从里面先走出一位身穿一套深蓝色短衣裙，头戴深蓝色小礼帽，手套白手套的少女。她出来后就站在电梯旁，行了个礼，伸着手招呼顾客出来，不住地向顾客道谢，等电梯内的顾客全出来后，她又“欢迎，欢迎”地招呼另一批顾客进去，我们当然也被“请”了进去。

进了电梯内，其电掣旁边也站着同一样穿著的少女，这大概是她们的工作制服吧。

顾客全进来了，刚才招呼顾客的那位少女才进来，站在电梯旁边，而由那位站在电掣旁的同行按电掣关电梯门，然后介绍着：“一阶是卖妇人洋品，洋服，先生小姐们欢迎参观。”电梯门在一楼开了，那位招呼客人的又跑出去行礼伸手道谢，有几位顾客出去了，那位按电掣的又问还有人要出去吗？没有人回答，那位在门口的又跑进来，电梯门又关了，按电掣的又介绍着：“二阶——小孩玩具——和服——”电梯又开了，那位招呼客人的又跑了出去，但没顾客出去，她又跑了进来，电梯门又关了。就这样地开门、关门，跑出，跑进地，公式化地工作着，她俩之间也甚少说话，大概她俩背着那没半点感情的公式也念得口舌都酸软干燥了。

我仔细地着她俩，很年轻，大约廿一、二岁左右，粘着长长的假睫毛，涂着又蓝又青的眼盖，象洋娃娃的两颊一样搽着两团红红的脂粉，及涂着红得发光的嘴唇，其中一个还染红头发呢，脸上是没有表情的，可怜又无知的小女孩——我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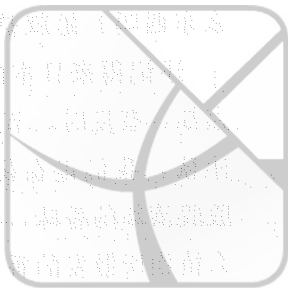
我俩是最后出电梯的，电梯在八楼开了门，那位少女很有礼貌似的先出了电梯，笑笑地向我们道谢，行礼，我俩也向她还了礼，我想这回她俩可偷闲一下了，那知道电梯边已站满了另一批顾客，她又很有礼貌似的招呼她们进去。

出了电梯，我和红谈起这件事，我说：“电梯内的门

上边都有标明着那一楼卖什么东西，又何必要那两位少女不停地介绍呢？”

“这大概是所谓的礼貌吧！”红说。

这是礼貌吗？与其说是礼貌，不如说是资本家对她们的一种高明的虐待？这大概就是所谓日本的繁荣吧！



# 金木犀

不知曾几何时，我已深深地爱上了日本的金木犀了。你知道金木犀是些什么东西吗？她就是我们所说的桂花。

还记得来日本的第一年，我们初游京都，奈良时，节令正是日本的十月的仲秋，我们走在街上，四处飘散着一股股清新的香味，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植物所散发的香味。朋友猜是花香，我猜测是柿子的芳香，因为那正是柿子大丰收，最香最甜的季节，我爱吃柿子，竟胡乱地把这香味联想到柿子上了。

一天，我们游览京都御所，抵达时不得其门而入，守卫的警员说要参观这所宫殿，须要按照一定的时间，而且限定人数的多少。当时的时间是十二点半左右，须等到一点才可以进去参观，我

康  
葆  
梅

们无可奈何的只得在外边溜达溜达。“秋老虎”又发脾气了，扇着一股逼人的热气，骄阳正不怀好意地向着我们发出奸笑。我像逃难似的窜进一颗花树下，顿时只感到热意全消，凉丝丝的。忽然我又嗅到那股又熟悉又陌生的香味，这香味似乎就在我的周遭。我抬头看看这颗花树，啊，她正开着一小簇的橙黄色小花。我下意识地感到这股香味就是这一小簇一小簇的橙黄色的花朵散发出来的。我探着头深情地对她闻了闻，啊，我快喊出来了，就是她！就是她散发出来的花香。朋友们围过来对着她热情地议论着，但我们始终不知道这棵花树的名字……

一点正。“进宫”的时候到了。由导游员领着外国旅人参观宫殿去了。他那生硬的英语及漫不经心的态度，使我对这御所丝毫没感到半点好奇与兴趣，再加上我的心已一半被那棵开着一簇簇橙黄色的小花，散发着清幽的香气的花树勾去了。

回到东京，我又在寻求着那股幽香，但都使我失望。然而有一天清晨，我打开窗户，迎面扑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凉风带着一股亲人的芳香，我精神为之一振，眼睛四处探索，才发现到我家对面那户日本人家的庭园里也种有这么一棵花树，一簇簇的花丛正盛开着，像在绿叶上撒下一大把碎金似的，在阳光的映照下显得灿烂明亮，她正笑着脸，接受着暖和和的阳光的抚爱呢。从那天起，我每天都打开着窗口……

有一次，一位日本友人来访，我和他谈起那棵花树的

名字，他欣然地说：“她叫金木犀，你不知道吗？就是你们华人所说的桂花了。”

“啊！是桂花呀，怪不得这么香！”

“听说桂花陈酒及桂花茶是这种花做出来的吧，一定很香吧！”

“唔，应该是很香！”

我虽然没喝过桂花陈酒及桂花茶，但我相信其香味必能和这大自然的清香媲美。

日本的屋价高昂，租屋子要签合约，合约一满，房租又要起价一倍左右。我们又搬家了。繁忙的都市生活逼得人喘不过气来。我几乎已忘掉金木犀了。

人像骑在闪电上似的，一转眼日子又变了，又是第二年秋天。我和朋友带着彼此的小女儿漫步于我家附近的人行道上。满地的黄叶舞着秋风在地上周旋打滚，给人一种凄凉肃杀之感。就在这时煞人的秋风正给我送来了一股令我精神振奋的芳香，我敏感地一步步地向前走去，果然，我见到了她——金木犀。她正挺立在一幢楼房旁的一小块唯一拥有黑色土壤的地面上。她正笑开着脸地向我点头招呼，似乎在问我：“你大概已忘了我了吧！”

我认真地注视着她，象在观察多年久别了的朋友似的，那鲜艳欲滴的橙黄色的花朵，那椭圆的，碧绿而苍翠的叶子正迎着那可恶的秋风摇曳着，像是作顽强的抵抗，且散发出她的光彩和清香。

我告诉朋友这就是桂花树，她似乎不感到兴奋与好

奇，只淡淡的应和着：“是桂花吗？是有点香，但不怎么好看，我还是喜欢樱花的绮丽，牡丹的高贵。”

听到这样的话，我还有什么话可说，我沉默着。我的小女儿正蹲在花树下捡着被秋风所摧残过糟蹋过的落花残枝，那位朋友的宝贝女儿有样学样的也蹲着捡这捡那，谁知她见了竟惊叫着：“哟呀，你不要乱捡东西，你看你的手多脏了，快起来，回家洗手去。”说完向我歉然一笑，拖着宝贝回去了。

我看着她远去的背影，心里有种不快之感。

“妈妈，这些花被风打掉了，真可怜！”

“唔，但她可勇敢咯，你看，被打落了这么多，树上还有这么多，我们以后可要像她一样，有信心，要勇敢，做事不怕失败，失败了再做起，知道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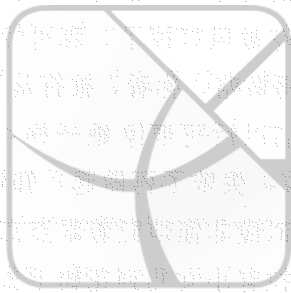
“唔……”她似懂非懂地眨着眼点点头。

我几乎每天都拉着小女儿到花树下去走一趟。

北国的季节更换得快，冬的脚步又接近了。金木犀的花全掉落了，只剩下绿油油的枝叶，随着气候的逐渐严寒，再也不便带着小孩出去逛了，但我总是想念着金木犀。这冬季里，已下了三次雪，昨夜又是场狂风暴雨，我忽然为金木犀担心害怕。今早我赶着去探望她，啊，看，她多顽强的站立着，尽管风欺雪压，绿油油的枝叶映着灿烂的朝阳，显得更加倔强，坚定；全身都焕发着逗人喜爱的翠绿而明亮的色泽。

金木犀，我爱你的倔强不屈，爱你的香飘千里的豪放

性格，敬佩你敢和风雪搏斗，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我知道你来秋还会开花，散发着你那千里益清的芬芳，可是我将于盛夏转回故乡，再也无缘见到你的丰姿，但我多希望在那赤道上的故乡，也能种上这么一株金木犀。……



# 梅花树

二月的深冬，一天晌午，我们冒着细雨到横滨去访问山中一雄，老远就望见他们打着伞立在那两旁都挂满红色灯笼，挂满着粉红色塑胶樱花，具有一番日本风情的商店街口，满头都是晶莹莹的雨珠，却笑咪咪地迎着客人。

他把我们带入一间和服店，细问之下，原来这是他父亲所经营的。几个穿着和服的老妇人跪着接过我们的雨伞；递给我们拖鞋，而后把客人一直迎进后屋里坐下。桌上已排满了日本式的碗碗碟碟以及几道日本菜。一雄先生站起身来，拉开纸窗，啊，一抬眼，就瞥见窗前一树梅花，正开得像雪一般。一雄先生笑指着说：“看，梅花开得多好，像在迎客呢。”我半开玩笑认真地说：“你不就像迎客的梅花吗？”大家听后都

康  
葆  
梅

哀思集 / 附编二 —— 哀悼诗

笑了。

一雄先生是我们的日文老师，但也是我们的华文学生。他是个三十岁左右的人，长脸，眉目淳厚，两个腮边都黑黝黝的，个子并不高，是一般的日本人。我们慢言低语地谈着日文文法，又拿起他在东南亚留学时所拍摄的照片来让我们看，由照片谈到东南亚的风土人情来。这时候，他的老母亲拉开了纸门，捧着热腾腾的日本茶进来，又跪在席子上为客人倒茶添饭。说了声：“请慢慢用餐。”才退了出去，跪着拉上了纸门。

“来吧，相信我们都饿了吧，别客气，这是我们的日本菜；「天妇罗」「好烧」「炒牛肉」，我知道你俩不大吃生鱼，所以叫我妈弄了这些，不知适合你们的口味否？”

“麻烦你妈忙了一早上，真是不好意思。”我说。

边谈边吃，气氛很融洽，大家的脸上都乐得像窗前的那株白梅花。

菜快吃完了，老妈妈端来水果又出去。我突然想到一雄妹妹景子来了。今日来访，我还未见到她呢。

“景子不在家吗？”我问。

“啊！她不在，今天一早她就和未婚夫到千叶县去。我妹夫的故乡在千叶，因工作上的关系，自己跑到东京租了间小屋子住，几个月才回去一趟。”

“哦，他们是相亲的？还是自由恋爱的？”

“不是相亲，是自由恋爱，他俩本来是同事。”

“我不知道有没有告诉过你俩，景子将在四月初春结婚，到时将会请你们两位贵宾。”

“先向你道谢，他们会到南洋去渡蜜月吗？”

“不，不去南洋，去美国，唉！我本来劝他们到南洋各地去看看，他俩偏要往美国去，但美国他俩已去过了两次，而且这次去又是同样的都市。我的妹妹就跟一般日本的青年男女一样。”

“怎么说呢？”

“现在的日本青年男女，多半崇美，美国人有什么就学什么，一天到晚就是「亚美利加」。每年放暑假，就一窝蜂涌到美国去，即使是个无名的小岛；好像世界上就只有美国这么一个国家似的。”他停了一会儿，喝了口茶，似乎有点感触：“唉，他们似乎已忘了以前美国军人是怎样地欺侮我们日本人民的。一粒原子弹落在我们的广岛，长崎，我们日本人民死伤了多少万？日本战败了，接着美军接踵而来，到处是美军基地，他们的美国水兵到处仗势欺人，糟蹋我们的日本妇女。我小时候就住在横滨，在这附近就有几个美军基地。每晚就可听到喝醉酒的美国水兵左拥右抱着日本女人或艺妓，嘻嘻哈哈地从我家屋后的这棵梅花树下走过。有时甚至因争风吃醋而大打出手。有一些美国鬼子，他们在美国那里本来是有妻子儿女的。到了日本，他们欺骗了我们的日本女人，而且生了孩子；一旦他们被调回美国的时候，便一去不回头，可怜的是被抛弃的日本女人及她和美国

人所生的混血儿，到处受到人家的歧视和侮辱。还有一件事是我亲身感受的，那时候我大概有七、八岁吧！一天中午，我正和一群小朋友在旷地里玩，突然一辆美国轿车向这里飞驶过来，从车里跳出了几个美国水兵及美国人，他们看着我们这群日本孩子，翘起食指示意要我们过去，同时喊道：“Boys! Come on!”我们正感到惊讶的时候，突然他们往地上撒来一把朱古力糖，我们这一群穷孩子见了，竟不知天高地厚，急忙抢前去拾那诱人的“鱼饵”，当我把那印有英文字母的包装纸拆开，正想把糖果送进口里时，突然，“卡察”“卡察”几声，我抬头一看，几个美国水兵的相机的镜头正对准着我，……当他们摄取得这些“宝贵的照片”后，满足地向我们挤挤眼，讲些我们听不懂的英语，跳上车子走了。从那时候起，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对美国水兵憎恨到极点。直到现在，我还不能忘记那活生生的一幕。

我的心不禁一颤，涌起了那样亲切和痛苦的感觉，好像坐在我面前的完全不是异国朋友，而是一个和我一样有无限愤懑与痛苦的老朋友……

“唉！为什么要战争呢？多可怕！可怜的是无辜的老百姓们。美国军人在日本作恶，我们日本的军人还不是在亚洲胡作非为吗？说老实话，我是极端憎恨那挑起侵略战争的贩子的。就因为我们的祖辈在亚洲一带干下了坏事，我们是有罪的，应该感到惭愧。但偏偏有人不争气；记得有一次我到东南亚去，住宿在一间酒店，就曾

看到三四个日本男人向侍应生扬着一叠钞票在喊着：“Ona! Ona!”(即女人的意思)那时候，我气极了，真想，向前去给他们几记耳光。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东南亚人民不欢迎日本人，把，日本人叫着“东洋鬼子”，“日本鬼子”，原因就在这里。我实在为日本人感到万分的惭愧，我甚至恨我自己为什么会是个日本人！”他激动得满脸通红，眼睛有点湿润。

“一雄先生，你例外的，东南亚人民一向把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分开的，以你这样一位有正义感的日本人，东南亚人民是会欢迎你的。”我顿时感到自己的嘴笨，不能给他讲几句宽心话。

他举起茶杯一饮而尽，休息片刻，心情似乎平静了些，用着相当坦诚和充满希望的语气说：“我想离开日本，到东南亚去工作，和东南亚人民生活在一起。我在那里住过了二年，对那儿的人与事似乎已深深地爱上了。”

“你去东南亚做些什么工作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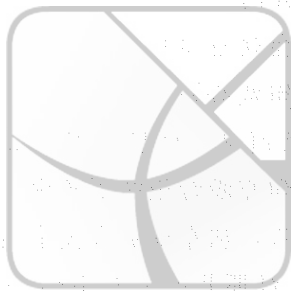
“我父亲经营的和服店有积些钱，他支持我去开办间小工厂……”

“哦……”我凝望着窗前的梅花树，她正嫣然微笑着，承受着风雨的洗礼。……

在离开一雄先生那间日本屋子之前，他的老母亲知道我有学花道，特地剪了一枝梅花送给我，我爱梅花，但更爱这饱受风霜，慈祥和蔼的日本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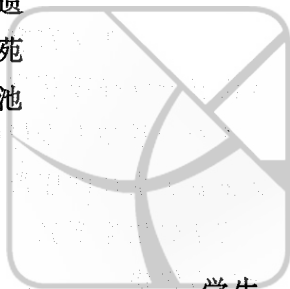
一场细雨刚过去，墨蓝色的苍穹里布满了点点金星，云破处，却见一轮明月高悬当空。

凉风袭来，屋前日本人家的庭园里的梅花树抖着叶子，发出一片萧萧瑟瑟的沙声。看着梅树，我想到一雄先生屋后那棵盛开着雪一般的花儿的白梅树，这会儿是否也是枝叶茂盛，挂着一颗颗青里透黄的果实呢？而梅树的主人——一个具有强烈性民的族主义者，他一羽凌霄地飞往我的故乡已过三秋，他又是怎样地生活着呢？



# 悼师母·慰恩师

葆梅西去满门悲  
 良母贤妻懿范遗  
 一缕英魂归阆苑  
 音容宛在慰清池



学生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陈丽芳

乍闻噩耗，甚觉震惊；新春将近，我却为你写下《白菊》。愿那曾晶莹过你生命的一片冰心，化为你笔下的无限柔情，去抚慰更多委屈的灵魂。

清池兄，节哀顺变，化悲伤为力量。在此捎上真诚的祝福。

白

菊

田

思

墙角下一株沾过泪雨的白菊

长巷中一串揶揄寂寥的跫音

寒夜里一丝挣破苍穹的星光

天涯外一卷拍击岩岸的浪花

总在启示生命的庄严

和信念的生生不息

假如有伤痛

总在真情的延续处结疤

假如有遗憾

总在爱的失落处扩散

6-1-1993

## 后记

在我过去岁月中最不能忘怀的两段生活，大概可说是在云南园的四年学习生活，与在东京的五年逍遥日子了。在云南园的那段岁月，除了在学识上有不少的长进外，在感情上也受过煎熬，虽然这已成为往事，却又如黎明的山岗的雾一般老挥不去。

我在扶桑的五年岁月，是挈妇将雏而往的。然而，日本文化深富凄清美的特色，与名山胜水的柔美，却使我的那段生涯特别充满诗情画意。我太太与我在异乡携手共游，在生活上相互照顾与慰藉，此情此景于今想起，犹历历在眼前。人生短促，古今中外的人都有此感触。但在这科学昌明，科技先进的时代，我太太在41岁的英年逝世，实在是无法教人接受的。

我太太与我的最有生气的年华是在东京度过的，在回来后的13年里，我们的生活进入平淡境界，关注的是培养子女成人成材，向往的是晚年能再度携手游天下，或者泛舟西湖，或者上华山看日出，或者在鼓浪屿漫步。这期望我太太是无法实现了。

两人共创一个家，在看到成果前我太太竟离开人间，这对即使是多么达观的人来说都是人生一件大憾事。我相信人一死去就万事空，她在我的记忆中的影像也必会随着我的消失而消失。

雪泥鸿爪，弥足珍惜。彼情彼景，无法再现。扶桑影像，过往岁月的沧桑风貌，我曾点点滴滴记录一二，我

太太也有几篇作品存留在人间，再加上一两位文友的哀悼诗，就是《哀思集》的所有作品。也是我想出版此集的原由。

逝者已矣，我太太的过世似乎使我在感情到得到一次净化，隐约在我脑海里的归隐思想近来似有日趋形成之势。

然而，这又是个大时代，我在归隐思想日渐成形的同时，却又不甘于忧伤终老于此小岛上。我的感情今后应该会趋向淡雅，而不再浓郁凄清，但我的热血仍然会澎湃，我想我应该浪迹天涯，不为功名利禄，但为丰富人生。

《哀思集》记录我过去岁月的情怀，与我太太和我的生活片段。我曾有好长一段岁月，老在思考将日本文化的凄清美揉入新华文学中，这想法我目前还没改变，但我想减少一些凄清色彩，多融进一点淡雅情调。不过，这还只是我的一个构想而已，收在《哀思集》以及今后拟陆续出版的另外几册集子的文章，也还都是哀伤色调较浓的。

我不想再强调这时代曾亏待过我们这一群人，但我们的哀伤是具有时代色彩的。我的拟转向淡雅，固然与我太太的过世有关，但在相当大程度上，却也是与这时代的转调息息相关的。



981-00-5278-2 : ISBN  
\$9.00 : 定价